

电影剧本叢書

# 台尔曼傳

勃 賴 台 尔 著  
捷 斯 諾 一 海 尔

艺术出版社



恩斯特·台尔曼像

## 原出版者說明

电影剧本就是影片的剧本，是影片的文学基础，影片就是根据它来摄制的。在电影剧本里記述有全部准备拍摄的場面的內容和对話的原文。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电影剧本已經成为一种独立的、很有价值的文学样式。

“德發”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恩斯特·台尔曼——他的阶級的儿子”所处理的是恩斯特·台尔曼从1918年秋天到1923年秋天的生活和活动，讀者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这部影片的剧本。这部影片的續集名叫“恩斯特·台尔曼——他的阶級的領袖”，續集所表现的是恩斯特·台尔曼在被法西斯匪徒杀害之前的生活和活动。

“我所屬和所愛的人民是德國人民。我極其引以為榮並尊敬的民族是德意志民族——一個勇敢的、光榮的和剛強的民族。我和德國工人有著親如骨肉的關係，因此，我是他們的革命的兒子，後來才成為他們的革命的領袖的。”

恩斯特·台爾曼

“寫包岑監獄某獄友的來信，1944年1月”

## 恩斯特·台尔曼——他的 階級的領袖

柏林。1930年秋天。亞历山大廣場。菲特·楊遜隨着無盡的人流涌出了S車站。他臂下挾了一個硬紙夾。他的臉色、他的一舉一動都流瀟出他的異常喜悅和急不可待的心情。漫長的刑期忍受過去了，他現在終於又可以自由地、無拘無束地活動了。他顯然是蒼老了許多。由於囚室的空氣太潮濕，而監獄生活又是十分缺乏活動的，所以他的臉很蒼白，並且還有點浮腫。而那深深的皺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保持着青春的、煥發的光芒。

喧鬧的大街上夾雜着突報童的喊聲：

“柏林日報……柏林日報……柏林日報……號外……剛出版的！剛出版的！剛出版的！……魯爾區發生復頂慘劇……”

菲特買了一份報紙。然後跳上電車。他在鵝山教堂

廣場下了車，向過路人打听安妮住的那條街。成百的失業者都坐在廣場上光禿禿的大樹下面的長椅上或教堂的台階上。有許多人在那裏玩紙牌。有一個拿了把吉它，靠在樹上唱印花稅歌：

想得點印花稅款的那個人，  
是個一文不名的窮鬼。  
當你的臭皮囊突然倒下來時，  
誰也不會為你掉眼淚。

雖然菲特剛剛從一個過路人那兒詳細地打听了一番到安妮住的那條街去的走法，但是他現在卻又找另一個過路人重問了一遍。他那樣高興地一再向對方道謝，以致使對方不自禁地微笑起來。菲特加快了腳步，幾乎像跑步似地向別人指點給他的方向奔去。

安妮剛買了東西回來。桌子上放著一小盒香煙、一條彩色斑斕的圍巾和幾個裝得滿鼓鼓的小紙袋和小包裹。所有這些都是為歡迎菲特而準備的，因為他明天就要出獄了。安妮一往情深地用翠綠的帶子把菲特的像片裝飾了起來。然後解開了一個小包裹的絲綫扣，拿出一件上衣、一條裙子。她把這兩件衣服披在身上試了試，走到鏡子前打量了一番。

門鈴響了。安妮把衣裙往沙發上一扔，急急忙忙地奔向門去。樓梯過道上站著一個年青的姑娘。她遞給安

妮一封信：

“你早，安妮。我是从青年团中央来的。这是给你上阿姆斯特丹去参加反战大会的火车票。”

安妮拉住了她的胳膊：

“呵，请进来吧；……”

姑娘，郑重地：

“你们的代表团今天早上已经出发了……”

安妮吓了一跳：

“今天早上？……可是明天菲特要出狱了……”

姑娘显然是感到有些吃惊，她怔了一下：

“坐了多久牢？”

安妮低声回答她：

“七年……”

菲特走上楼梯。他停立在住宅门口，看了看黄铜的牌：“弗利德里赫·杨遜”。他按照他的老习惯，横着食指擦了擦鼻孔，狡黠地微笑了一下。他刚想按铃，里面就有人把门打开了。姑娘走出来，看了他一眼，认出了他是菲特：

“杨遜同志！”

菲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紧握住她的手：

“嘘！”

安妮手里拿着火车票，还在那里发愁。门轻轻打开

了。安妮抬起眼睛。在一刹那之間，她像是變成了石頭人。信和火車票從她手上滑落下來。她奔向菲特，兩人擁抱在一起，親熱地接吻。安妮摸撫着他的頭髮，眼中充滿了淚水：

“你，菲特，我的菲特……”

他把她抱得更緊一些。他也想說幾句溫存的話，但找不到適當的字眼。他輕輕地：

“我親愛的妻子！”

安妮還不能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你是這裡嗎？我每天在夢想我們相見的時候該是怎樣一個情形……我要把一切都弄得漂漂亮亮。我要去買酒，做點心。我替你買了件新上衣——我要去買你最喜欢的紅丁香……”

菲特的臉上浮起幸福的微笑：

“我有了你，還要花千嗎？”

安妮掙脫他：

“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明天才是12號呵。”

菲特裝出要告辭的樣子：

“那好吧，小安妮。我回監獄去，明天再來。”

安妮微笑着。菲特用滑稽的姿勢向她鞠了個躬。他一眼瞥見掉在地上的那個信封；兩個人同時俯下身子去拾它，不提防來了個頭碰頭。兩人都大笑起來。菲特拾起信封，莊重地、一字一頓地念着裏面的信：



安妮打斷他：

“呵呀，別念了，菲特……”

她拉住他的手，把他拖向沙發：

“……我明天要到阿姆斯特丹去參加國際反戰大會……或者我晚一天去怎麼樣？”

菲特對這個問題是早就准备好答案的（安妮能夠從他的臉色知道他的答案），但他不願在這個時候說出來。因此，他避開了這個話題，順手拿起安妮擦在沙發上的上衣：

“這件上衣一定很合你的身子。試試看！”

菲特把她拉到鏡子前，笨手笨腳地替她披上上衣。

安妮忍不住笑出來。然後他突如其來地問道：

“那位房客在幹什麼？”

安妮挽住他的手臂：

“你想不想看看他？”

菲特欣然表示同意說：

“當然羅。你去了阿姆斯特丹後，他就是我的房客了。”

他們向樓梯過道走去。安妮把住房隔壁的一扇門打開。他們走進去。

安妮：

“恩斯特就住在这里。”

菲特向四周看了看。这是一间陈设简朴、非常清潔的房間。床头立着一个衣櫃，床对面是一个沙發。桌上放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盧森堡的照片。旁边是好些夾着签条的書。牆上挂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像片。安妮在桌上發現了一張有字迹的紙片，便俯身去看。菲特走向她。她念道：

經過了七年之久的監獄生活后，你又回到我們的大家庭里來了。我多么願意成為第一個和你握手叙別的人呵，我的菲特……但是責任心召喚着我。我今天必須再到魯爾區去。

致革命的戰鬥教禮！

恩斯特

一輛汽車沿着德國中部的一條公路開來。司機科勒看着反光鏡。台爾曼正在專心一志地讀報紙。報紙的第一版上印着粗黑的大字標題：“魯爾區發生復頂慘劇”。台爾曼放下報紙，若有所思地向車窗外看着：

“曼斯費爾德區……七個星期以來各個礦井里還是靜悄悄的……”

科勒：

“是呵。罷了七個星期的工……那兒的礦工必須把褲帶勒得緊緊的。”

台爾曼：

“曼斯費爾德人真是一種堅韌的人……”

車子馳過一塊木牌，上面寫着：“距艾斯萊本三十公里”。

台爾曼：

“我們不必再拐彎了吧，科勒？”

科勒看着反光鏡，用詢問的口气說道：

“我們什麼時候才到愛森去呵？”

台爾曼，用表示遺憾的口气答道：

“是呵！真是分身乏術呵。”

公路在葛爾布斯特不遠的地方分成了兩股。用公牛和母牛拉着的大車在公路上走着。大車上都裝滿了馬鈴薯和蔬菜。在格格支發響的車板上都挂着這樣的標語：“我們支援曼斯費爾德的礦工”。

手里帶着武器的警察封鎖住公路，攔住了帶頭的几輛大車。一個脚穿馬靴、頭戴綠帽、獵裝上戴了一個鋼盔團<sup>①</sup>警章的地主，叉開了兩條腿，站在公路的中央：

“大家听着！把你們的破爛貨都拉回去吧！這里不通行！”

坐在最先頭一輛車上的一個農民老大爺吐喝着牲口。他的兩條牛——一條是很大的公牛，另一條是瘦骨嶙峋的母牛——繼續往前走，把那個鋼盔團員逼得只

<sup>①</sup> 法西斯軍事組織。——譯者

好閃向一邊。農民若無其事地說道：

“嗨，蘭卓先生，您什麼時候起當的交通警察呵？”

一個年青的、看來很像個農家子弟的警察，一把抓住了公牛：

“放明白些，格蘭倍爾特，我們是不賣情面的。”

老農民：

“小伙子，你去對你的爹說一遍這樣的話。他坐在後面的車上。”

他揮動一下手裡的棒子，繼續趕他的牛。年青的警察放鬆了牲口。但是另一個警察又急忙奔過來，粗暴地用槍托頂住公牛的頭。一個本來和自己妻子並坐在老農民身旁的精壯礦工，猛地跳下車來，一把推開了警察的槍托：

“怎麼能有這種事情！”

警察隊長拔出手槍：

“退到路旁去！”

然後向警察：

“準備射擊！”

幾個警察走上來用槍托頂住礦工。第三輛大車上有一個農民表示屈服了：

“一動槍杆子，咱們就沒辦法了。”

但是他的同伴從車上跳下來，站在一個碎石堆上，堅定地喊道：

“这里有的是彈藥！”

有几个农民也跟着跳下車来，手里都抓滿了石塊。正在这个当口，台尔曼的汽車开来了，但因为大車都停住在公路上，所以他的車子也不得不停了下来。台尔曼下了車，走到前面去。本来坐在第一輛大車上的矿工的妻子也在这个时候跳下了車，走到她丈夫旁边，和警察面对面地站着。警察后退了一步，但是已經打开了槍的保險机。

矿工的妻子：

“你們已經显过威風啦！……你們要把孩子們的面包夺走……这是給罢工工人人家屬送去的呵，給他們的英雄的！”

關卓插进来：

“罢工！罢工……你們还不去催你們的男人复工，好讓他們有錢养家，反而在这里帮着他們說話。”

矿工的妻子：

“我就是帮着他們：我在結婚时对我丈夫起过誓要永远向着他，我在罢工时也向着他！”

警察隊長用手槍威吓她：

“嘮叨够啦！”

台尔曼听見了矿工妻子的答話，他走上去把警察隊長的手槍一把推开：

“不要把胳膊挺得那么直！”

警察隊長吃了一驚，把手臂垂了下來。警察看見他們的長官這個樣子，都拿不定主意起來，便一齊放下了槍。

警察隊長：

“你究竟是誰呵？”

台爾曼拿出他的證件：

“國會議員恩斯特·台爾曼。”

然後，嚴厲地：

“誰給你的命令？”

警察隊長向地主使了個眼色，不作聲。那個鋼盔團分子不敢再來插嘴了。他轉過身子，跨上他的摩托車，發動了機器。警察都手足無措地站在那裡。台爾曼就利用這個機會，用手指着已經駛近他身邊的汽車，對礦工夫婦說（並且特意說得讓警察隊長也能聽見）：

“來，上車，到附近的罷工委員會去要求增援……快，科勒！”

汽車繼續往前開。警察退向路邊。台爾曼走到帶頭的那輛大車旁邊，吆喝着牲口。公牛昂起頭，往前走去。老農民微微地笑了笑。警察在路邊站好隊，朝着相反的方向撤走了。台爾曼走在牲口的旁邊，用手摸着母牛的瘦瘠的兩肋說：

“牲口負擔不輕呵。料喂得太少，是不是？”

老農民：

“哪兒僅僅是料的問題，連那條公牛也早已不是我的

了，抵了債啦。”

台尔曼：

“沉重的担子，漫長的道路。”

老农民：

“能做的全做啦……我們帮助矿工就等于帮助我們自己。……欺压我們和欺压他們的还不是同一个敌人。”

台尔曼：

“是呵……我們必須認清敌人和珍惜朋友。”

在爱森的一塊墓地上。背景中是許多送煤塔和弥漫一片的煤灰。一陣狂風把煤烟和煤灰带到了墓地的上空。在墓地旁的一个小山丘上，飄揚着几面帶黑紗的紅旗，旗下站着几百个脫了帽的矿工。穿了喪服的妇女和孩子，挤在一个很大的墳坑四周掩面痛哭。墳坑上架了几塊木板，上面停放着几具棺材。远处傳來小豪克的响亮的声音：

“我們低垂着头，因为这是一次共同的巨大的不幸，……”

在墳坑的另一头搭起了一个临时性的講壇，矮矮的壇身上張着黑色的紗帶。壇上直僵僵地站着几个穿黑衣服的紳士；地主、政府代表和职工会领导人。他們死勁抓住手中的被風刮得东搖西晃的傘。講壇四周布满了警崗。小豪克站在牧师旁边，手里拿着大禮帽。矿井的經理

替他打着傘。小豪克激昂慷慨地結束了他的葬禮演說：

“……所以我們實業界和政府的代表，是和你們——親愛的死者的家屬一樣，怀着痛苦和悲傷的心情，來送死者入墓的。”

站在棺材旁邊的幾個穿着老式工人服裝的礦工正準備把棺材放下坑去。到得太遲的台爾曼正在人群中擠過來。認識他的礦工都側開身子給他讓路。弗洛林迎上來，附着他耳邊輕聲地說：

“恩斯特，我已經代替你代表中央委員會講過話了。”

台爾曼表示同意：

“好，弗洛林同志。由你來講甚至更合適些。”

塔爾諾夫也站在講壇上，他緊緊地握住了小豪克的手：

“您講得很感人。您的話我們都牢記在心裡。我代表職工會聯盟中央理事會向您致謝。”

小豪克非常得意地擺擺頭：

“我們也替社會着想，塔爾諾夫，我們也……”

弗洛林和德國共產黨魯爾區委員會的另外幾個代表站在一個小土丘上。小土丘的四圍也都插滿了帶黑紗的紅旗。白髮滿頭的老礦工馬西阿斯·萊勃勒希特站在弗洛林旁邊。他向前跨了一步，眼睛看着棺材，開始講起話來。他並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演說家，但是他態度從容，說話很有條理：



“有一个人从耶利哥城出發，到耶路撒冷去。他在路上碰到了強盜。強盜剝掉了他的衣服，打他，然後殺死了他。我們的威廉·梅叶尔和其他那些人的遭遇也就是这样。他在‘好望’煤矿里干了十五年的活，他在那里讓資本主義強盜折磨了十五年……”

小豪克向塔尔諾夫看了看，咕嚕了一聲：

“枯燥無味！”

萊勃勒希特：

“……他們剝了他的衣服。然後把他打死，現在他就躺在这里，在我們的腳邊。”

棺材底下的木板給抽掉了。人們用長長的布條把棺材吊下坑去——吊進黑色的土壤里去。

在地底下，在矿井的主巷道里。下班的矿工从各个巷道里走出来。他們在坑底上和那些剛下井的接班矿工碰了个照面。大家都显然有些心緒不宁的樣子。他們成群地聚集在吊籠前的鐵軌上。几个矿工氣勢汹汹地圍住了一個工頭：

“我不簽保證書——我不簽！”

另一個矿工：

“好急呵。棺材里死人還沒有……”

那個波蘭人克魯琴斯基手里拿了一張保證書，從容不迫地念着：

“‘我同意减少工资百分之十二’——等一等，可是我不同意呵！怎么办！？”

许多矿工异口同声地：

“我們也不同意！”

一个矿工沉吟了一下：

“如果我們不签字，他們就要像对付‘路易斯’和‘魯濱萊希特’煤矿那样关矿了。”

吊罐下来了。吊罐的铁栅門后面挤满了矿工，有站着的，有蹲着的，就像被关在監獄的铁栅門里面似的。門打开了。来接班的矿工踏上了坑底。第一个走出吊罐的是一个面頰深凹的老矿工，他喊道：

“上帝保佑！弟兄們，听着，他們把矿上的工人裁掉了一半，这兒是名單！”

所有的人都拥上来，被煤炭染黑了的手搶着名單。名單在大家手上传来传去：

“这回我們非和他們干一下不可！”

矿工們登上吊罐。关上了铁栅門。鈴声响了一下。吊罐升上去了。

吊罐升到井口停住，铁栅門打开了。

井口站着許多矿工。正在往外挤的矿工問道：

“怎么回事呵？”

有一个矿工指指广场，回答说：

“台尔曼来了。”

台尔曼站在矿井前面的广场上。围在他身边的是那些参加过死难矿工的葬礼的工人和工人家属。从井里出来的矿工们都向他拥去，嘴里很激动地喊着：

“您好，台尔曼同志！”

“您听说了？矿要停了！”

“关矿了！”

“减工资了！”

波蘭人克魯琴斯基忿忿地罵道：

“家里和肚里都早已空了，现在还来这么一张擦屁股的纸。”

老工人莱勃勒希特用手指着他身旁的一个正在哭泣的老太太，对台尔曼说：

“这简直是卑鄙！他们搞死了她的丈夫，（他撞倒一个矿工）又把她的儿子给解雇了。”

周围的矿工都想对台尔曼吐吐他们心头的那股怒火。台尔曼看着工人们的面说：

“为什么矿上事故愈来愈多啦？煤的价钱那么贵，而无产者的生命却那么不值钱！我们一定要起来保护自己！要斗争！我们怎么斗争呢？”

有人喊：

“罢工！罢工！”

有人反对：

“說得倒容易！这样一来我們就連最后一个子兒也保不住了！”

一个矿工問道：

“那我靠什么过活呢？”

另一个矿工对他搖搖工資袋：

“你能靠这个活下去？”

然后对台尔曼：

“你看看，台尔曼同志！”

一个年紀比較大的矿工問台尔曼：

“台尔曼同志，塔尔諾夫說在危机的时期里是不能罢工的。是这样的嗎？”

台尔曼：

“塔尔諾夫怕我們一罢工，危机就更大了，于是資本主义的力量就被削弱啦。懂了嗎？对我們說来，重要的不是資本家的利益，而是工人的利益。”

一个矿工用怀疑的口气問他：

“在等工作做的人有好几百万，我們却还要罢工？”

克魯琴斯基也有些拿不定主意：

“那些沒有組織起来的人是不是参加罢工，恐怕还是个大問題！”

另一个矿工插口說：

“家屬呢？老娘們都胆子小。她們一定不讓我們參加斗爭。”

台尔曼回答說：

“曼斯费尔德矿区的工人已經罢工了七个星期，那兒有一个妇女說：‘我在結婚时对我丈夫起过誓要永远向着他，我在罢工时也向着他！’不要低估我們的力量！不要看輕我們的团结！扳断一个指头容易，但是五个指头合起来就是一个拳头！”

在爱森的城根。矿工的游行队伍塞滿了整条街道，他們保持着果敢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姿态，高举着拳头。台尔曼和弗洛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大多数的矿工身上还穿着沾滿了煤灰的工作服。他們高举着标語牌：

**反对强盜式的削減工資！**

**打倒制造飢餓的布魯宁政府！**

**革命的統一战綫万岁！**

波蘭工人克魯琴斯基手里拿着一塊标語牌：

**全国矿工罢工万岁！**

在一条小胡同里停着几輛卡車。警察从卡車上跳下来，把帽子上的皮帶子扣紧在下顎上。他們解下了橡皮棍，面对着逐渐走近的游行队伍站成三行。他們紧紧地抓住了手中的橡皮棍。游行队伍只是停了不到一秒鐘的时间，就立刻在队伍兩翼組成了兩列矿工糾察綫，他們拉

紧了手，从两旁来掩护游行队伍。游行的矿工都互相拉紧了手，臂挽着臂，把肩膀紧紧地靠在一起。队伍的最前列，包括台尔曼和弗洛林在内，也都互相挽着手臂。游行队伍像一辆急驶而来的铁甲车，直向警察的阵线冲去。一部分警察退缩了。另一些则干脆被挤到了路边，滚倒在地上。有几个枉费心机地企图打散两翼的纠察线，去抢夺标语牌。有一个警察总算突破了纠察线，伸手去抢标语牌。但是拿着标语牌的工人把它传给了旁边的工人。警察为了不致被撞倒，就只得一路夹在队伍里前进。就在这当口，工人队伍唱起了这样一支歌：

全世界的无产者，  
听见了团结的号召。  
因为它是最有力的，  
能打垮一切敌人的武器。

在爱森的火车站上。塞维林刚从一辆专车上走下来。来迎接他的是塔尔诺夫和其他几个绅士。三个比较高级的警官向他立正敬礼。其中有一个上前报告说：

“部长先生，爱森地区的22个警察分队已准备就绪，听候閣下调用。”

塔尔诺夫对塞维林说：

“塞维林同志，您已经收到我的报告了吧？台尔曼的访问产生了影响。事情发展得很糟糕。”

塞維林滿有把握地回答他：

“塔爾諾夫同志，我是政府的特命全權代表。魯爾區不比曼斯費爾德。台爾曼會栽筋斗的。”

愛森人民大廈的一間辦公室。它簡直就像是一個蜂窩，送信的人川流不息地進進出出，打字機嗒嗒地响個不停，電話鈴也不斷地响着。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座工廠的鼓風爐設備。威廉·弗洛林和恩斯特·台爾曼坐在这个亂哄哄的房間里，身旁還有幾個工作幹部。桌子上堆滿了電報、賀信和剛出版的報紙（報紙上有幾篇文章還划上了紅綫）。弗洛林把一封信放在一堆電報上面說道：

“這樣，在蘇聯、法國、英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比利時等國家的礦工的國際性團結問題上，我們是有了保證了。現在就靠我們、靠我們堅決的和一致的行動了。”

一個工人帶着很濃重的漢堡土音，插進來說：

“你們好，同志們！我不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我也不想多說什麼，可是我要說一句：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因此……要罷工！……完了！”

年老的馬西阿斯·萊勃勒希特站起來表示同意說：

“我們的比特說得很對！請你們相信這一點！”

作為討論會主持人的弗洛林總結道：

“那麼，我們的要求是：不許削減工資。被解雇的工

人要复职。如果矿主拒绝这些要求，全部矿井就一齐罢工。”

台尔曼一直在注意地观察着参加讨论会的人，他问那个波兰矿工克鲁琴斯基：

“你至今还没有讲过一句话。你有什么想法，同事？”

克鲁琴斯基考虑了一下，回答道：

“我看，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要讓全鲁尔区都接受罢工的决定，可不是那末简单的事情。当然啦，我们的弗洛林同事也知道这一点的。”

台尔曼微笑道：

“但是时间很紧迫。敌人并没有在睡觉呵。”

克鲁琴斯基活躍起来：

“我們也没有睡觉。我們要把黑夜当作白天来干。因为必须忍受的正是黑夜。台尔曼同事，我认为：先要有皮子，再做皮靴。”

台尔曼：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克鲁琴斯基：

“首先要精确地了解我們自己具备哪些条件，并进行细致的准备。然后再鑼鼓开张。正像我們波兰人所谓的：先要有皮子，再做皮靴。”

一輛輛的汽車开到国会的大門前。好奇的人們站立



在汽車入口處看熱鬧。台爾曼和烏布利希從一輛汽車里跨出來。

和一群德國國家主義分子站在一起的一位海軍上將說：

“魯爾區的工資糾紛影響到了鐵甲艦的生產。政府必須進行干涉才對。”

一位議員回答他：

“沒有樞密顧問官，我們就什麼也決定不了。”

在樞密顧問官豪克的辦公室里。牆上掛着豪克鋼鐵工廠創辦人的代表性的画像、畫片和工廠設備的照片。

會議已經進行了好幾小時，滿屋子都瀰漫着雪茄的煙霧。圍坐在桌邊的是麥克孚勒、樞密顧問官豪克和他的兒子。麥克孚勒的面前擺着一瓶塞爾脫斯礦泉水，其他人面前則擺着科涅克酒。

麥克孚勒：

“再說，樞密顧問官先生，德國工人的精確性是世界聞名的！”

樞密顧問官豪克：

“主要是我們的工人價錢便宜。”

麥克孚勒：

“不貴……聯合鋼鐵公司的確很關心它給貴廠貸款的前途。”

樞密顧問官豪克提出保證說：

“新的軍事訂貨使我国的工業生产出現了極度的繁荣。一批鉄甲艦……新型的坦克……还有政府的巨額補助金不久也就要撥下来了。”

麦克孚勒冷冷地回答他：

“这笔政府補助金，老实說一句，剛够付我們貸款的利息。我打开天窗說亮話：我們不願意看到我們的錢被掌管在一个軟弱的人手里。德国首先需要找一个坚强的人来治理……”

電話鈴响了。小豪克走到办公桌旁边，拿起听筒来听。他转过身来对那个美国人說：

“麦克孚勒先生，美国大使的電話。”

麦克孚勒站起身来。工厂的經理梅尔格尔走进房間来：

“樞密顧問官先生，請允許我提醒您，国会就要举行會議了。”

麦克孚勒已經接完電話，当梅尔格尔在伺候他穿大衣的时候，小豪克用諷刺的口吻說道：

“羅馬国王卡里古拉<sup>①</sup>要比我們高明得多。他讓他的那匹灰白馬代替他去出席議會。我看那准是一只聰明的畜生。”

---

<sup>①</sup> 卡里古拉是公元37—41年間的羅馬國王，著名的暴君。他自命为天神，并任命他的坐騎——匹名叫英西泰特新的馬为議員。——譯者

巴本<sup>①</sup>和一位將軍走上国会大廈的台階。

將軍：

“只有一條：軍人應該執政，巴本先生。”

巴本回答：

“將軍先生，我們的時代不久就要到來了。我們首先要看這次改選帝國總統的結果……然後我們就靠憲法的力量來廢除憲法。”

這時候，邁埃爾少尉迎面走過來：

“將軍先生，台爾曼正在演講。”

在国会大廳里。台爾曼面對着政府代表席：

“我們給政府的回答是：我們共產黨人堅決反對國防預算草案。”

他繼續說：

“我們在我們的民族與社會解放綱領中宣布得非常明確：重整軍備使我國人民遭受到了一次新的戰爭災難的威脅。”

戈林喊道：

“這是叛國行為！德國覺醒起來！”

---

① 巴本是富裕的天主教徒與地主，於1932年繼布魯寧任內閣總理。巴本政府歷時不到一年，即告垮台，在執政期間，曾採取許多反人民的措施，為希特勒的上台準備了條件。——譯者

納粹黨徒們拚命喝采，齊聲重復戈林的口號：

“德國覺醒起來！”

台爾曼回答納粹黨徒們說：

“決不能靠戰爭和擴軍來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民族解放是和社会解放、和資本主義的滅亡緊密聯繫着的。”

菲特·楊遜坐在旁聽席上，他向他身旁的第爾哈根說：

“這難道不對嗎？”

第爾哈根避開他的眼光：

“這也不見得就那麼簡單。”

一個議員——一個工業家——打斷了台爾曼的話：

“我們不要布爾什維克式的混亂！”

另一個議員帶了一句腔：

“非常正確！”

台爾曼從容地回答他：

“工人們已經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證明，他們是能夠不要資本家而生存下去的，但是資本家們還沒有證明他們能夠不要工人而生存下去。”（共產黨議員和旁聽席的聽眾掌聲雷動。）

樞密顧問官豪克插進來大聲喊道：

“這樣說來，台爾曼先生是想解除德國的武裝？！”

台爾曼：

“你錯了！如果人民的命運是像在蘇聯那樣被掌握在

人民手中的話，我們是贊成人民擁有防衛力量的！”（熱烈的掌聲。）

台爾曼繼續說：

“我們要和本國的和國際的資本主義、特別是對凡爾賽條約和楊格計劃①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戈培爾高喊：

“所以要打倒凡爾賽條約！打倒楊格計劃！②”

納粹黨徒們齊聲高呼：

“打倒凡爾賽條約！德國覺醒起來！”

台爾曼：

“誰支持資本主義，——（對黨外納粹黨徒：）你們就是最瘋狂地支持它的——誰也就是支持凡爾賽條約和楊格計劃的束縛。”

台爾曼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戈培爾打開了“國民觀察報”，轉過身去用背對着台爾曼。有幾個納粹黨議員拿出了喇叭和號角，想擾亂台爾曼的演說。但是台爾曼仍然從容地繼續着他的演說：

“但是，想利用正在復興中的德國帝國主義作為進攻

---

① 1929年春天由協約國專家委員會提出一個新的賠款計劃，它確定德國的賠款數字是1139億馬克，期限為59年。——譯者

② 當時法西斯分子積極利用反對凡爾賽條約的口號來激起人民的復仇主義情緒，它和德國共產黨的反對凡爾賽條約的口號是毫無共同之點的。——譯者

苏联的敲門磚的美国、英国和法国资本家們想錯了。这个德国帝国主义也会把它的武器指向这些国家的。”

包括克魯琴斯基和萊勃勒希特在內的魯尔区矿工代表团走上国会大厦的台阶。在大門口欢迎他們的是威廉·弗洛林。他們一起走进了国会大厦。

台尔曼，提高了嗓子：

“工人阶级早就已經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了。”

威廉·弗洛林走上演講壇，遞給台尔曼一个条子。台尔曼很快地看了一下条子，然后把它举得高高地大声喊道：

“魯尔区的30万矿工已經停止了工作，16万正在进行罢工的英国工人對他們表示支持，这就是工人的斗争决心的一个証明！”（共产党議員和旁听席的听众掌声雷动。）

政府代表席和右派議員席方面有人喊道：

“沒有的事！这違反政府的決定！仲裁委员会还没有开会呢。”

塔尔諾夫喊道：

“职工会方面还没有在这个問題上表示态度呢。”

塞維林表示支持他：

“这違反法律！”

台尔曼，坚决地：

“我們只有一條法律：勞動人民的利益！”

會議主席搖鈴：

“台爾曼議員，我請您遵守秩序！”

樞密顧問官豪克：

“非常法令也是經過興登堡總統閣下簽署批准的。”

台爾曼回答說：

“我們堅決反對由興登堡元帥這樣一個資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工具來當共和國的元首……”

會議主席：

“台爾曼議員，您使我不得不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台爾曼：

“這個興登堡除了聖經和操典以外就什麼書也沒有讀過，他還以此自命不凡呢！”

費爾勃萊特：

“聽！聽！”

會議主席搖鈴：

“台爾曼議員，我最後一次提醒您。”

台爾曼：

“這個興登堡說過這樣一句話：戰爭對我來說猶如一次溫泉治療！”

當他說出最後這句話時，大廳里發生了一場很大的騷動。納粹黨徒和德國國家主義分子企圖擾亂會場，但是共產黨議員們起來制止了他們。政府代表們和許多其

他議員大模大樣地退出了會場。主席慌亂地搖着鈴：

“台爾曼議員，我剝奪您的發言權利。會議暫停。”

警察企圖驅散旁聽席上的人。最後共產黨議員們也不得不都從座位上站起來，離開了會場。但是台爾曼仍然鎮靜地繼續着他的演說。

在國會廣場上聚集着許多群眾，正在全神貫注地傾聽台爾曼的演說：

“出於對德國的和平發展的嚴重關切，我們要求工人、農民和貧民<sup>①</sup>注意；我們共產黨是唯一能不用奴役外國人民和掠奪性戰爭的手段來解決德國和國際事務中一切根本性問題的黨。”

柏林。盧森塔爾廣場。共青團員們把一張標語貼在地下鐵道的入口處：

“參加帝國總統選舉！選舉紅色統一戰線的候選人台爾曼！”

在大街拐彎處一所大廈的牆壁上高掛着一幅巨大的台爾曼像。插着紅旗的大卡車駛過廣場。大卡車的車身上挂着觸目的紅底白字的標語：

台爾曼是工人階級的候選人。

選舉台爾曼！

---

<sup>①</sup> 指德國通貨膨脹時期大量破產的破產小資產階級人士。——譯者



这是阶级斗争！

拥护穷人的代表。

德国共青团的一个宣传队站在人行道上，齐声对着广场喊道：

“谁选举兴登堡，就等于选举希特勒！”

“谁选举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

在另一条街上，一支“钢盔团”的游行队伍排成战斗队形，准备出发。小队队长正在向小豪克报告他管辖下的队伍的战斗实力。小豪克向前跨了一步，对站在街上的队伍喊道：

“弟兄们，胜利万岁！”

队伍响亮地回答：

“胜利万岁！”

在队伍的最前面是一幅巨大的穿着元帅服的兴登堡像。画像旁边是一块标语牌：

“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投祖国的父亲兴登堡元帅一票。”

一支军乐队在高奏着“德骊进行曲”。

在卢森塔尔广场的另一角，一小队一小队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稀稀落地走来参加游行队伍。在一座街灯旁边，竖立着一幅巨大的穿着便服的兴登堡像。街面上横躺着一块标语牌：

工人們！勞動者們！保衛民主！選擇自由！大家  
都來投興登堡一票！德國社會民主黨大柏林委員會。

扛画像的人正站在那里抽烟，閑談。一輛華麗的汽車開來了。塔爾諾夫跳下車來，和幾個幹部打了個招呼。標語牌被檢了起來。

在第爾哈根的住宅里。這是一間很整潔的小小的房間，牆上挂着奧古斯特·倍倍爾的照片，和戰前時代的全體社會民主黨議員的合影。照片旁邊挂著一面小旗，上面寫著“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中心區支部”這幾個字。高小旗不遠，是第爾哈根的幾個在戰爭中犧牲了的兒子的合影。古爾特·第施爾德和弗里茲·克呂格爾正在對第爾哈根進行說服。第爾哈根在檢查職工會的帳冊，一面蓋著印。第施爾德惱火了：

“你真是不知羞恥！所有的幹部都已經到集合地點去了，只有你一個人却頑固地死待在家里。”

第爾哈根克制住自己內心的怒火，仍舊用他那種謹慎小心的口吻回答說：

“我不去替興登堡元帥扛旗子，我不去！戰爭對他來說猶如一次溫泉治療，我的兒子就是被他葬送掉的。”

第施爾德，粗暴地：

“不要在這裡感情用事！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第爾哈根，倔強地：

“正因为这样……我不去替兴登堡扛我們的旗子。”

第鮑尔德想回答些什么，但这时窗外传来了共青团員們的喊声：

“誰选举兴登堡，就等于选举希特勒，

誰选举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

第鮑尔德走到窗前向下看了看。他尖刻地說：

“那你或許願意投台尔曼一票吧？可我宁願跟兴登堡受苦，也不想跟共产党享福。”

第尔哈根摇摇头：

“我不投台尔曼的票，但也不投兴登堡的票。”

第鮑尔德：

“我現在算是明白了！如果你不遵守紀律，不立刻帶着旗子来参加……一个社会民主党員的立場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很快地走出了房間，砰地帶上了房門。克呂格尔劝第尔哈根說：

“不要那么頑固，罗培特！我也不怎么喜欢兴登堡，但是……作为柏林最大工厂的工厂委员会委員，作为老同志，我們不應該在背后攻击党呵……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但是在外面我們还必须站在一边呵。”

第尔哈根終於表示讓步。他慢慢地站起来，走到房間的角落里，从櫃子后面拿出一面套在油布袋里的旗子，和克呂格尔一起离开了房間。

在日耳曼尼亞宮的門厅里挂着一幅台尔曼的画像，  
画像下面写着：

德国共产党群众大会，恩斯特·台尔曼發表演說。

工人像潮水般地涌进門厅。在門厅入口处站着一支  
由工人組成的管乐队，奏着統一战綫歌。

在地下鉄道的一个車站旁边。社会民主党的游行队  
伍已經摆好了陣势。克呂格尔和第尔哈根赶来了，塔尔諾  
夫用不滿意的眼光看了看第尔哈根。第尔哈根解开油布  
袋，拿出了社会民主党理事会的旗子——一面深紅底绣  
金字的傳統旗子。队伍开始出發了。塔尔諾夫和第鮑尔  
德齐声高唱：

起来，社会民主党人，排紧队伍……

只有很少几个人加入合唱。克呂格尔从一个年紀很  
大的社会民主党员手里接过了下面写着“选择自由。每  
人都来投兴登堡的票！”等字样的兴登堡的大画像。铜  
盔团的軍乐队不停地高奏着“德意志进行曲”。

铜盔团的队伍通过高架鉄路桥，拐入了邓切克街的  
兴豪塞胡同。他們像社会民主党的游行队伍一样，也在队  
伍的最前列高举起一幅巨大的兴登堡画像。就在同一个  
时候，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从另一条街走过来了，他們也想

穿过兴豪寨胡同。两支游行队伍肩并肩地走了一会，双方的标语尽管字句不同，内容却都是号召大家选举兴登堡。社会民主党工人很讨厌那种刺耳的军乐声，但是他们自己的歌声又过于低暗，不足以压倒军乐。在这一片杂乱无章的音乐声中，忽然响起另一种活泼有力的歌声。青年人在高唱：

向左转，二、三，  
向左转，二、三，  
同志，你的席位在哪里？  
请你加入到工人统一战线中来，  
因为你也是一个工人！

从钢盔团的前排队伍里涌出一批打手，他们在第尔哈根面前走过，向传来歌声的方向冲去。共青团的宣传队高举着一面绣有台尔曼画像的红旗，站在街道旁边唱歌：

因为无产者始终是个无产者，  
所以不会有别人来解放他。  
解放工人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业。  
向左转……

钢盔团的打手队一声呐喊，向青年人的合唱队冲来。他们乱打着那些青年男女，青年们也奋勇地起来抵抗。一队红色战线联盟的同志赶来驱散了那批钢盔团员。青年们唱得更响亮有力了：

向左转，二、三，

向左轉，二、三，

第尔哈根像他手里的那面被風吹得飄搖不定的旗子一样，跌跌踉踉地在队伍的最前列走着。只有塔尔諾夫和第鮑尔德还洋洋自得地裝出了一副滿有信心的样子。鋼盔团的軍乐队也不甘示弱地拚命地唱着：

我們这样活着，我們这样活着，

我們每天这样活着……

第尔哈根把眼光轉向街道的另一边。青年人正在高唱着統一战綫歌：

向左轉，二、三。

同志，你的席位在哪里？

请你加入到工人統一战綫中来，

因为你也是一个工人！

第尔哈根看看他的那面旧旗子，感到自己在褻瀆它。响亮的鋼管乐还在不断折磨着他的耳膜。

台尔曼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的办公室里。台尔曼坐在办公桌旁边。費尔勃萊特在他面前激动地踱来踱去：

“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我的耐性就算到此为止了。他們現在已經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兴登堡和巴本当首腦，恢复了挺进队的活动。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他們想干这干那，可是因为上面不同意，当然就什么也没干

成。我們和這些人是合作不來的，頑固，愚蕩，昏庸……”

台爾曼，冷靜地：

“你不是去過柏林電車公司了麼？你和工廠委員會主席第爾哈根談過沒有？結果怎麼樣？”

費爾勃萊特失去了自制：

“我根本就不考慮這個傢伙，他在興登堡的画像前面搖著那面旗子……搭配得倒真挺合適。”

台爾曼簡短地“噫”了一聲。

費爾勃萊特聳聳肩膀：

“我覺得已經是忍無可忍了。我們不能老是一個一個地爭取呵，這樣下去還有個完嗎？”

台爾曼看著費爾勃萊特，安詳而有力地對他說：

“難道斯大林教導過我們說，應該迎頭痛擊我國的社會民主黨同志嗎？斯大林說過，要耐心些，不倦地向那些受資本主義宣傳迷惑的階級弟兄進行解說。”

費爾勃萊特是心服而口不服，他尖刻地回答道：

“那麼說該負責任的倒是我了？我就是還沒有這樣做！”

他向房門走去。台爾曼叫住了他：

“阿瑟！”

費爾勃萊特停住了步子，慢慢地轉回身來。台爾曼走向他：

“阿瑟……我們不是一起在漢堡建立了黨組織……”

打过胜仗，吃过败仗……怎么啦，阿瑟……如果我們在工作上有一些成績，我們把它归功于党，如果我們犯了錯誤，我們必須追究——在我們自己这方面追究原因。”

菩提树下大街。普魯士內政部大廈門前。第尔哈根由三个穿着工作服的柏林电車公司工人伴着，朝內政部大廈走来。他的外衣前襟上挂了一个“鋼鐵陣錢”的徽章——三支箭。他对一个值崗警察說了一声：

“找內政部長！”

一队穿着高統皮靴、身材高大的挺进隊員走过他們身旁。其中有一个瞥見了第尔哈根身上的徽章，就气势汹汹地喊道：

“摘下来，你这只赤色猪鬃！”

另一个一把扯下了第尔哈根的徽章：

“我剛好还没有收藏到这种徽章！”

第尔哈根剛想去抓住身上的徽章和避开这伙挺进隊員，又被另一个家伙猛地打了一拳，把他打得跌跌踉踉地倒退了好几步。站在內政部大廈門前的那兩個警察若無其事地看着這場意外的襲击。等到那伙挺进隊員走远了以后，第尔哈根气冲冲地走到警察跟前責問道：

“这簡直是侮辱！你們为什么不来干涉？”

其中有一个警察回答說：

“沒有接到上級的命令。”



內政部長塞維林的辦公室。塞維林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第爾哈根氣憤地說：

“這種事情簡直是不可容忍、混賬之至！一個人走在街上根本沒有什麼生命保障。我們廠里的全體工人希望的是我們黨委會里的和政府部門里的同志不再坐視不動，讓那批反動家伙越來越大胆妄為！”

塞維林用撫慰的口气說道：

“可是同志們不要上共產黨宣傳口號的當呵。”

第爾哈根冒火了：

“什麼口號？挺進隊又在街上橫行霸道了。如果不給巴本一些顏色看看，他就會天不怕地不怕，連憲法都會給撕了的。”

塞維林：

“他會注意這些事情。興登堡也決不會許可他這樣做。”

塞維林把一個公文夾推向一旁，用手撥了一下鈴。

有一個工人插口說：

“要是他真許可這樣做呢？”

警察總監斯都培走進來，直僵僵地打了個敬禮。塞維林對工人們說：

“他不會的！——再說他要是敢於這樣做的話，我到底還有我的警察呢；我的部下團結一致地支持着我……”

他轉過臉來問斯都培：

“是不是這樣，總監先生？”

斯都培并了并腳跟，使足了力氣回答道：

“是，部長先生。”

第爾哈根，執拗地：

“那再好沒有，塞維林同志！這樣工人的鬥爭行動就更容易獲得勝利。”

塞維林聽得不耐煩了。他站起身來，繞着辦公桌走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工廠委員會的這幾位委員跟前說：

“工人的鬥爭行動！我們已經跨過這個階段啦！起決定作用的只是實力！而我在普魯士掌握有實力！”

他和他的來訪者告別：

“請原諒，但是政務……”

他走回到辦公桌後面，拿起一個公文夾，開始和斯都培研究預先安排好的公務。這幾個社會民主黨工人剛準備離開房間，邁埃爾少尉帶着兩個兵士踏進了辦公室。少尉對塞維林說：

“部長閣下，帝國總統興登堡先生已經決定宣布非常狀態……”

塞維林跳起身來。少尉繼續說道：

“……帝國總理巴本先生已被任命為普魯士總督。  
第二項通知：行政權力已被移交給馮·隆德斯塔特中將。  
第三項通知：部長先生，您已經被免職了。”

第尔哈根的臉上流露出憤怒和焦急的表情：

“塞維林同志！”

塞維林臉色灰敗，氣得直打哆嗦：

“我——我要到帝國總統那兒去控告！”

第尔哈根这下子明白了，他嫌惡地背過身去。

少尉：

“您請便吧。”

塞維林想整理一下案卷，但是少尉手下的一个兵士上来从他手里拿走了案卷。塞維林显然是吃了一惊，現在他知道情况已經很不妙了。但他还掙扎出了那么一句話：

“只有暴力才能叫我讓步！”

少尉漫不經心地回答他：

“您希望的是哪一种形式的暴力？”

第尔哈根毫無表情地看了塞維林一眼，少尉和他手下的两个兵士押着塞維林离开了办公室。

柏林的某一条街道。过路人圍立在一根巨大的广告柱四周，一張大布告蓋住了柱子上的那些五顏六色的广告，上面用粗大的字体写着：“非常状态”。貼布告的人拿起刷子和膠水桶往別处走去。一个工人的妻子回过头来用很坚决的話調对周圍的人說：

“什么？軍人又要執政了，这情况不对头呵！”

一队国防軍走过这里。一个警官对大伙兒喊道：

“散开！各走各的路！”

一个軍曹站在他旁边喊道：

“你們不認得字嗎？集会是犯法的！”

1932年夏天。柏林電車公司車庫。電車公司的工人在電車車庫前面的一个大廣場上开会。修理工人、售票員、電車司机和公共汽車司机聚集在一輛高架修理車周圍，第尔哈根站在修理車前面的一輛電動車上。他旁边站着三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就是伴他去見塞維林的那三个）。

第尔哈根：

“是呵，塞維林的下場就是这样……就这样給我們迎头来了一悶棍……塞維林吹噓过他的实力，可后来却又不利用它了，反而可憐巴巴地屈服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一个工人气憤憤地說：

“在一个少尉和三个男人面前……就成了啞巴了……”

他从嘴里取出烟斗，呷了一口：

“見他媽的鬼！”

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的空气：

“怎么办呢？”

台尔曼带着费尔勃莱特、科勒和几个电车公司的工人从工厂大门那儿走过来。电车公司的工人让开路，让他走到第尔哈根那边去。他一边走一边问道：

“是啊，怎么办呢？”

他站在第尔哈根旁边说：

“我刚从西门子工厂来，我也到包尔雪格工厂去了一次。工人们都准备给希特勒的走卒巴本看点儿颜色。大家都想干一干，可是什么也没有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今天拒绝了我們提出的为反对巴本和反动派而进行共同斗争的建议。”

两辆电车在背景中停住了，售票员下了车向人群走来。台尔曼热情洋溢地说：

“阶级同志们！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建议！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合作的条件，我们只要求：坚决地和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因党派不同而分裂为二。阶级弟兄们，让我们拉起手来！”

台尔曼的话说得非常诚恳。第尔哈根也深受感动。他感到他和台尔曼之间的隔阂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但是他不愿意有所表示，反而尖刻地（他自己也感到很突然，说话怎么会那么尖刻）、用几乎是带侮辱性的口气问道：

“台尔曼同事，你这些话算是有诚意的吗？”

费尔勃莱特恼火了：

“少说废话，我可受不了这份气！”

台尔曼用不贊成的眼光看了看費尔勃莱特：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对第尔哈根說：

“有什么想法就應該說出来。这很好，第尔哈根 同 事。”

他热情奔放地对着大家說道：

“面临着德国將变成一个到处是絞架和刑具的国家的巨大危險时，我們可以不怀着誠意嗎？我們共产党人在号召工人阶级采取坚决的斗争行动时可以不怀着誠意嗎？面临着欧洲將再度布满了战壕和万人冢的危險时，我們难道可以不怀着誠意嗎？！”

巴黎。深夜。工人們在“布里埃大厅”門前挤来挤去。大队的警察鎖住了街上的交通。坐在車椅里的战争殘廢者想挤进大厅里去。妇女和青年在叫卖期刊和小册子。一群青年人在高唱革命歌曲。牆上到处挂着标語牌、斧头和镰刀旗、三色旗。大厅中央是一个演講壇。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現在已經在主席台上就座。大厅里的群众拚命地縱跳着，兴奇地向加香、多列士和杜克洛揮手示意。加香向群众摆摆手，請大家安靜下来：

“同志們，今天的大会具有一种很不平常的性質。請关上門。”

糾察隊員在大厅門前执行任务。他們臂挽臂地結成

兩行，把大厅的入口處攔得水泄不通。加香隆重地向群眾宣布：

“同志們，德國人民最優秀的兒子、德國共產黨主席恩斯特·台爾曼同志今天要和我們講話。”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使全場群眾沸騰起來。腦上，在加香和斯大林的圖像中間，高掛着台爾曼的圖像。台爾曼走上了講台。雷鳴般的掌聲。全場群眾都站起來高呼：

“Vive Thälmann! —Vive Thälmann! Thälmann!  
Thälmann! Vive Staline! —Staline! Staline! Staline!”<sup>①</sup>

加香大聲喊道：

“請台爾曼同志講話！”

台爾曼謙虛地請大家停止鼓掌。他搖了搖手。全場立刻變得寂靜無聲。他開始發表演說：

“同志們！這兒是在巴黎，在1871年的公社燃起了革命工人運動的明亮烽火的城市里，今天是勝利的十月革命15周年紀念的日子，我在此時此地對我們兩國的資本主義政府提出控訴。這兒是在巴黎，在凡爾賽體系的憲兵的駐在地，我代表德國的千百万工人和農民，對強盜式的凡爾賽條約提出控訴。”

台爾曼的這段話被譯成法文。

---

① 法文：“台爾曼萬歲！—台爾曼萬歲！台爾曼！台爾曼！斯大林萬歲！—斯大林！斯大林！斯大林！”——譯者

在“布里埃大厅”的走廊里。工人们站在大厅正门前宽阔的石阶上。一个警官带了几名随从快步地走上石阶。工人们在大厅入口处结成一条坚固的防线，挡住了警官的去路。罗杰尔：

“晚安！警官先生，晚安，我的先生们！是什么好风把您们吹来的呵？”

警官：

“晚安！晚安！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出席了这个大会。”

大厅里传来热烈的欢呼声。

罗杰尔：

“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却刚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警官：

“也可能。但不管怎么样，我这儿有一份驱逐这个人出境的命令。这个人叫什么台……台尔曼。”

罗杰尔：

“我不知道大厅里有没有台尔曼先生。法律没有要求我们对出席会议者的身份来历都调查清楚。”

警官：

“法律！”

罗杰尔：



“呵——如果有人想不管法律的話，那我們就也要發表一點小小的意見了。”

工人們擋住了警官的去路。

台爾曼，熱情洋溢地：

“同志們，和你們共患難的德國工人和農民不是你們的敵人，而是你們的天然同盟者！正如同法國勞動人民不是德國勞動人民的敵人，而是他們的階級同志、他們的戰友一樣！帝國主義的德國和法國正在準備發動戰爭，面臨着這種日益增長的戰爭危險，我們必須比過去更加堅決地把卡爾·李卜克內西的這樣一句名言作為我們的口號：‘敵人在本國內部！’資產階級正在為擴充軍備而努力，而我們共產黨人則告訴群眾說：掌握在統治階級手裡的武器是對付勞動人民的武器。打倒德國和法國的戰爭叫囂者！打倒戰爭。A bas la guerre!①”

雷鳴般的掌聲。全場群眾都舉起拳頭，有節奏地齊聲高呼：

“A bas la guerre! A bas la guerre! A bas! Vive la paix! Vive la paix! Vive la paix! A bas la guerre! A bas la guerre! A bas! ”②

① 法文：“打倒戰爭！”——譯者

② 法文：“打倒戰爭！打倒戰爭！打倒！和平萬歲！和平萬歲！和平萬歲！打倒戰爭！打倒戰爭！打倒！”——譯者

婦女們從座位上跳起來，興奮地跟着喊：

“A bas la guerre！”

台爾曼向主席團走去，主席團的同志們也站在那裡舉起拳頭跟着群眾的口號聲的節拍高呼：

“A bas la guerre！”

戰爭殘廢者用拐杖跟着群眾的口號聲的節拍敲打着地板。

巴黎商業區的一條大街。幾個賣報人在人群裡鑽來鑽去，叫賣着報紙：

“人道報！人道報！人道報！巴黎今晚報！巴黎今晚報！剛出版的！剛出版的！剛出版的！台爾曼揮卽凡爾賽條約！和平德國的使者台爾曼！台爾曼以戰鬥姿態出現！”

柏林。地下鐵道車站前面的亞歷山大廣場。人流從地下鐵道車站裡湧出來和湧進去。幾個賣報人在拚命叫賣報紙，誰都想喊得比別人更響些：

“柏林午報！……柏林午報！……柏林午報！……台爾曼在巴黎出現！台爾曼揮卽凡爾賽條約！……剛剛出版！剛剛出版！剛剛出版！……法國警察在追捕台爾曼！”

法国兵士公墓。在空旷的田野上横亘着一条公路，公路旁边有一家乡村小旅店。一辆汽车在旅店门前停住了。台尔曼、菲特·杨遜和罗杰尔从车上走下来。他们沿着—长列的兵士公墓走去，千百个白十字架密密麻麻地插在墓地上。

菲特·杨遜对罗杰尔说：

“整整14年以前，差不多就在这一天，正是战争的最后几小时。我们匆匆在这个小山丘后面。”

罗杰尔补充一句：

“我们正在小山丘的另一边。”

一个一条腿的法国战争残废者带领着他们，手里拿了一张阵亡者的名单。他指着一个坟墓。台尔曼和菲特·杨遜走到坟墓跟前。白色的十字架上写着：

约翰纳斯·哈姆斯

1886年5月16日出生，1918年11月4日亡故

菲特·杨遜在坟墓上放了一束花说：

“安妮给你的。”

台尔曼从法国朋友在告别时送给他的花束里抽出几支来放在哈姆斯的坟墓上。然后他们跟着那个残废的法国人，离开了哈姆斯的坟墓，走到埋葬法国兵士的墓场那边去。墓地上站着若干穿着黑色丧服的男女和孩子。他们在各个坟墓上点起超度亡灵的蜡烛。台尔曼走到一个法国兵士的坟墓跟前，把手里的花束放在它上面。他深

有感触地对罗杰尔说：

“我要向世界大战中的全体死难者致意，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将不倦地进行斗争，使新的战争不再发生。”

罗杰尔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本来是能够很幸福地像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的。”

纳粹的群众大会。希特勒站在一片树林似的纳粹旗帜前面。大厅正中央的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卐字旗。希特勒的面前摆着四个属于各个广播公司的话筒。

阿道夫·希特勒：

“对我、对全体在前线作过战的老军人说来，1914年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共产党头子台尔曼说，我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来战胜凡尔赛条约，他是在有意地欺骗我国人民！”

挺进队员在走廊里值岗。几个党卫军站在希特勒面前，面向着大厅。戈培尔和另外几个政界首脑人物坐在第一排上。

希特勒：

“我们德国味太重了，所以跟别的民族合不来……”

发了疯似的欢呼声。戈林沿着走道，走到讲台跟前，后面跟着他的副官和哈特伦。他在戈培尔旁边坐下。

希特勒：

“而最合不来的是那批有黑奴血液的亲法分子，（**掌声**）那些杂种（**大笑声**）是法国的耻辱……”

戈林对戈培尔说：

“鲁尔工业界已经同意津贴竞选费，我们可以从煤的纯利里抽取2%。”

戈培尔：

“有多少钱？”

戈林：

“好几百万。”

戈培尔站起身来。希特勒在继续发表他的演说：

“……和犹太种的布尔什维克俄国也最合不来，我们有一天将会用德国话和他们讲话。”

戈林跳起身来喊道：

“为元首三呼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举手高呼万岁。戈培尔在这个当口走到希特勒身边，凑着他的耳朵把戈林传来的消息告诉他。希特勒的脸上顿时大放光彩。他又对着麦克风精神百倍地喊道：

“今天我要再一次地向大家预言：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我的思想将获得巨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1932年11月。汉堡。安妮·杨逊站在一辆平顶车上，周围挤满了人。瑪尔达·费尔勃莱特和克利兴·达克

站在她身边。安妮对群众大声地说：

“汉堡的劳动者们！我们共产党人不说：选举台尔曼，你们就可以有工作和面包。不，我们对你们说：这由你们自己决定。德国人民的生死问题是：落后还是进步；战争还是和平；希特勒还是台尔曼！”

台尔曼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平頂車。群众高呼：

“台尔曼！恩斯特·台尔曼！台蒂！”

克利兴·达克大声地对他说：

“台蒂，你应该为我们感到高兴！”

受森。突报人：

“鲁尔回声报！鲁尔回声报！……”

竞选斗争达到高潮。台尔曼发表演说！”

台尔曼在发表演说：

“你们自己亲身体验过，工人阶级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

陶特蒙德。一部滚筒式印刷机不停地吐出“西法伦战士报”，报上的大标题是：“台尔曼在西法伦大厅发表演说”。

纽伦堡。“北巴威略工人报”的大字标题：

“台尔曼抵达紐倫堡。”“台尔曼向奧斯堡冶金工人發表演說。”

慕尼黑。“新報”的第一版大標題：“台尔曼抵达慕尼黑！”

台尔曼在發表演說：

“上几个星期里發生的800次罢工是一种反对增長中的法西斯危險的斗争，同时也証明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

柏林。在一个大門緊閉的地下鐵道車站前面站着罢工工人的糾察員。他們手里的告示牌上写着：

**柏林交通工人舉行罢工！ 此处在罢工中！**

盧森塔爾廣場。挂着台尔曼画像和竞选招貼画的大卡車开过廣場：“选举第三号名單上的共产党人。”“为了和平和面包，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

靠街的樓面上挑出了許多各式各样的旗子。一个工人从一扇挂着紅旗的窗子里抛出一叠傳單。过路人搶着傳單。

柏林電車公司車庫的大門关得密密的。这兒也設置了罢工糾察崗。一輛輛的電車停放在巨大的工厂廣場上。一堆堆穿着便服或工作服的電車工人站在電車旁边。恩

斯特·台尔曼站在一輛修理車上。他旁边站着第尔哈根。

台尔曼：

“第尔哈根同事刚才已經說过，他因为担任了一个罢工委员会的主席，所以被职工会开除了。我在运输工人联盟里当了25年会员，现在也被开除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德国共产党的主席。（讽刺地）好像他們并不是早就知道这回事似的。（自豪地）是的，我承認我的过错是担任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盧森堡的党的主席。我承認我的过错是为反对飢餓和剝削、为反对战争而进行了斗争。”

一队大卡車駛过柏林的街头。卡車四周都飾滿了标语牌和旗帜。車廂里挤滿了共青团团员和反法西斯行动联盟的会员。他們唱着：

各国的和平战士，  
珍視团结的光荣……

一大片傳單飞过路人的头顶。

卡車队駛过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大厦前面聚集了数以千計的群众。他們也在唱着“团结歌”：

前进，永远不要忘记，  
我們的力量在哪里……



中央委员会在举行会议。恩斯特·台尔曼、威廉·皮克、杨尼·谢尔、瓦尔特·乌布利希、阿瑟·费尔勃莱特和其他中央委员会委员站起身来，离开会议桌，走向敞开着窗户。广场上传来雄壮的歌声：

在挨饿的时候也好，在吃饱的时候也好，  
都不要忘记，前进……

台尔曼对同志们说：

“这就是……阶级团结、战斗的团结……在挨饿的时候也好，在吃饱的时候也好！”

广场上的人群在高唱：

……团结！

然后广场上响起一片掌声——为欢迎出现在窗口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而发出的掌声。威廉·皮克开始讲话：

“柏林的劳动者们！纳粹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他们丧失了200万票。（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鼓掌）但是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城市里却是最强大的党。在爱森，在杜塞尔多夫、开姆尼兹、哈莱—梅尔塞堡，在莱克林豪森、盖尔森基尔兴和陶特蒙德都是这样。（掌声）而在柏林，我们是一切党中间的最强大者！”

广场上的群众热烈地高呼：

“共产党万岁！恩斯特·台尔曼万岁！”

台尔曼向前走一步。他用刚强有力的语调说道：

“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我们获得了一次巨大的

胜利！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如果工人终于能采取统一的行动，这就将不是最后的一次。统一，再统一，这是我们的号召！”

皇家饭店的一个陈设豪华的房間。希特勒搭拉着脑袋，气虎虎地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戈林和戈培尔神色败坏地跟在他后面来回地走着。希特勒突然停了步，高举两只拳头，尖声地叫道：

“即使 200 万个蠢蛋在选举中抛弃了我，我还是决不改变我的路綫……我不改变……我不改变……”

戈林用恳求的声調：

“我的元首，請您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希特勒，郑重地：

“替我去办好这件事情！”

他快步地冲到戈培尔面前，两只眼睛死死地瞪着他說：

“你替我立刻赶到巴本先生那兒去。讓他明白：我們的墳墓也就是他的墳墓。”

戈培尔走出去。希特勒气虎虎地轉过臉来，对着斜靠着桌子站在他身后的戈林惡恨恨地吼道：

“我决不能讓这些世界布尔什維克犹太惡鬼把我們排挤掉！”

1932年除夕。台尔曼的汽車駛过暮色蒼茫的柏林街頭。台尔曼正在和瓦尔特·烏布利希与威廉·弗洛林談論緊張的政治形勢。他們剛參加完一次群众大会，現在正赶往中央委员会去开会。

台尔曼：

“工人决不会無声無息地听任希特勒發動政变。所以那班人企圖把希特勒所謂合法地推上台去。”

弗洛林：

“他要是一上台……”

烏布利希：

“戈培尔已經公然宣布过：‘合法到最后—道关，可是終究要把‘合法’送上絞架的！’”

台尔曼：

“納粹將毫無顧忌地打击任何一个进行自衛的工人，無論是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或無党派。毫無顧忌地打击。瓦尔特，你無論如何得去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我們的会以后再开。我还要回家去草拟党的新年文告。我要在文告里向全体工人發出呼吁，包括無党派的和基督徒在內。在这个攸关民族存亡的时刻，必須把所有的人都喚醒过来。”

汽車在中央委员会門前停住。馬特恩向他們报告了这样一个消息：

“同志們：魯尔工業巨頭今天晚上再度接待希特勒。”

豪克在私人別墅里舉行除夕宴會。大廳里壁爐旁的一面大鏡子反映出聚集在那兒的一群紳士。工業家和外交官正三三兩兩地站在大廳里交談着。大廳里的氣氛顯得很緊張。大家的話題都圍繞着上次國會選舉的嚴重結果。納粹黨的慘敗和共產黨的勝利使局面頓時改觀。關於今後應該採取什麼措施的問題，大家的意見很不一致。有一位工業家滿面愁容地對豪克說：

“台爾曼昨天又在魯爾區發表演說。我已經得到確切的報告……簡直是叫人難以相信，擁護他的人真不少……並且還不僅是共產黨員。”

小豪克，斷然地：

“我們却什麼表示都沒有。如果我們現在還不顯點威風的話，1933年會給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厄運的！”

一位工業家表示反對：

“現在硬來是不行的……”

小豪克打斷了他的話：

“我們必須把希特勒打扮得文雅些……然後一切就會稱心如意了：先搞掉共產黨，然後搞掉社會民主黨，然後再輪到職工會……”

在壁爐跟前圍着一群人，站在中間的是麥克孚勒。他向門那邊看了一眼，用諷刺的口吻冷冷地說道：

“希特勒是條好漢。一個很有辦法的賭棍。不是一

个只会吓唬人的家伙。讓他来对付老百姓倒是剛合适。  
……我們已經摸透了他的底牌。”

一位年紀比較大的工業家表示怀疑說：

“是么？我不明白……不要那么急躁，这样我們会惹怒法国的。”

麦克孚勒：

“如果您犹豫得太久的話，您会很容易惹怒美国的。”

大厅的側門在这时候被打开了，人們可以看見鄰室里的情形。希特勒正在張牙舞爪地对一群圍坐在圓形會議桌四周的工業家發表演說。樞密顧問官豪克也坐在那里听。人們可以听到希特勒的嘶叫声：

“……您們不要被‘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吓倒了①，亲爱的先生們！請您們根据我的作为来評判我。反对世界布尔什維主义的战争將由德国来發动。我認为这就是我的历史使命。”

圍立在小豪克身边的一群人里有一个若有所思地說：

“支持希特勒？……在下一大选举的时候？”

小豪克打断了他的話：

“选举的时代已經过去了，最可敬的先生！要不您是想讓共产党人再获得一次更大的胜利吧？”

---

① 因为希特勒的口号是“國家社会主义”。——譯者

搖籃的臥室。安妮坐在長椅的一端，面前放着一個盛衣服的筐子。她正在把它改裝成一個嬰兒的搖籃。安妮已經是大腹便便的了。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她的臉顯得比過去更柔嫩、更富有女性的魅力。她現在給人另一種的美感。她的每一個舉動都流露出一個即將做母親的年青婦女的愉悅的心情。

有人在房門上敲了一下。台爾曼走了進來。安妮剛想站起身來，但他走上前去愛護地止住了她，讓她仍舊坐在長椅上：

“您好，安妮。最近感覺怎麼樣？”

他在她身旁坐下。安妮：

“我覺得大概快了啦，台蒂。”

台爾曼，親切地：

“是呵，就要進入1933年了。”

安妮微微地笑了笑：

“菲特在哪兒呢？”

台爾曼：

“你不必為他擔心。安妮，他今天一定會回來。今天晚上我們要討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後他就會留在家裡伴你，直到……這個……安妮，這給你解解悶……”

他給了安妮一個狹長的小包。當安妮在拆開小包時，台爾曼站起身來說：

“對不起，我要走了，因為同志們還等着我呢。”

他走出了房間。安妮手里拿着一本書，輕輕地念出它的名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人民大廈的一個單人房間。房間里已經充滿了熱烈慶祝除夕的氣氛。坐在塞維林旁邊的塔爾諾夫氣虎虎地對站在桌子跟前的幾個社會民主黨幹部說道：

“別噁蘇了！我不要再聽什麼和共產黨人採取一致行動的話了。如果你們再提出十次，我們也就會再否決十次！”

大廳旁邊的一個會議室。第爾哈根和幾個社會民主黨員以及他們的妻子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桌上擺了幾個盛有白酒或啤酒的杯子。

侍者托着大盤子汗流滿面地走過他們身旁，大盤子里放著一份份白醃豬蹄。坐在鄰桌上的是第鮑爾德、克呂格爾和另外幾個社會民主黨員。通大廳的門敞開著，大廳里傳來震耳欲聾的慶祝除夕的歡笑聲。

牆上掛滿了鮮艷的花環和慶祝除夕的裝飾品，旁邊是若干面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旗幟。

第爾哈根激動地對他的同伴們說：

“如果我們黨的領導方面這樣干下去的話，我們就要碰到最最倒霉的事情了。有一樣東西我們大家一定都不願意接受的，那就是希特勒政府。”

坐在鄰桌旁的第鮑爾德已經喝得頗有幾分醉意，他  
湊過頭來用挑釁的口氣說道：

“你沒有說對！今天這也許是一樣最好的東西！”

第爾哈根呸了一聲：

“見鬼！”

第鮑爾德：

“要是不讓希特勒上台，他倒是更有闖禍的危險，因為他這樣就根本不用負任何責任。塔爾諾夫說得對，首先應該讓希特勒來顯顯他的能耐，因為他很快就會完蛋……”

第爾哈根：

“他很快就會把最優秀的人物送上絞架，搞得血流成渠，把我們都推向戰爭……黨的領導方面是不可能支持希特勒的！”

第鮑爾德：

“你根本不懂什麼叫講究實際的政策！”

塔爾諾夫在這個時候從單人房間里走了出來。他顯然是喝得太多了，當他東歪西倒地走過走廊時，高興地和別人打着招呼。他在會議室的門口碰上了第爾哈根。第爾哈根擋住了塔爾諾夫，單刀直入地問道：

“塔爾諾夫同志，是不是黨的領導方面決定支持希特勒上台？”

塔爾諾夫覺察到有好幾個人都在注意地等待着他的



回答。他想把第尔哈根一把推开：

“瞧瞧，这个红色的第尔哈根！”

但是第尔哈根并不就放过了他：

“这么说来，党的领导方面所采取的态度是拒绝台尔曼的关于反对希特勒的斗争的建议，反而有意識地听任希特勒去夺取政权？”

很多社会民主党員都站起来走到第尔哈根身边。

塔尔諾夫粗暴地回答說：

“我没有义务告訴你。”

第尔哈根气得混身發抖：

“好呵！”

他从衣袋里掏出他的党証：

“我已經在党内待了36年。我一直有义务告訴你們。但是現在……現在我已經無能为力了。”

他撕掉了他的党証，把碎片丢在塔尔諾夫的跟前，轉身离开了房間。

有几个党員考虑了一会兒，决定是否應該跟他一起走，但最后还是留下了。塔尔諾夫把他們拉到他身边來說：

“希特勒將來必須遵守民主的原則，否則他就一天也待不住。”

台尔曼在他的房間里忙着起草党的新年文告。第尔

哈根气愤填膺地冲进房来，招呼也不打，帽子和大衣也不脱，劈头就对台尔曼说：

“完了……一切都完了！”

台尔曼：

“你怎么啦，罗培特？……你先坐下吧。”

第尔哈根根本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他们简直就像一群瞎了眼的公鸡，尽跟在塔尔诺夫屁股后面乱转……像一群公鸡！……完了……”

他大声地喘着气，跌倒在一把椅子上。

台尔曼：

“塔尔诺夫怎么啦？”

第尔哈根：

“我和这家伙已经断绝关系了……他要把希特勒捧上台去！……希特勒！……而同志们呢？他们都是一批不中用的东西！……一切都完了！”

台尔曼：

“罗培特，你心里有什么话尽可以说出来呵！”

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同志们东一堆、西一堆地站在那里讨论什么问题。威廉·皮克、威廉·弗洛林和赫尔曼·马特恩都在。菲特·杨廷和科勒走进会议室来：

“致红色阵线的敬礼，同志们！”

菲特的眼光向周围搜索了一遍，问一位中央委员说：

“台蒂在不在这儿？”

那位同志回答說：

“他还家里工作呢。瓦尔特正在和他通电话。”

瓦尔特·烏布利希在打电话：

“是啊，甚至在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理事会还拒絕了我們的建立統一戰綫的建議。他們也拒絕發動总罢工……对……科勒会来接你的。”

菲特·楊遜問瓦尔特·烏布利希：

“怎么样了？”

瓦尔特·烏布利希：

“社会民主党理事会居然拒絕为反对希特勒而采取一致行动，但是社会民主党工人并不是这样想的。所以現在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結成反法西斯的战斗联盟。”

科勒，激动地：

“社会民主党理事会竟然糊涂到这种程度！納粹分子也要鏟掉社会民主党的。他們將會使我国全体人民都遭受到苦难。就連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都还懂得这个道理呢！”

瓦尔特·烏布利希：

“正因为你是个普通的工人。”

瓦尔特·烏布利希把菲特·楊遜拉到一边，一面对科勒說了声：

“对不起，同志，我还有点事情。”

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些什么，把它交给菲特·福遜。

科勒問威廉·皮克：

“皮克同志，我們現在該做些什么事情呢？”

威廉·皮克：

“在全国各地，我們每个人都將在各自的崗位上，为爭取工人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采取一致行动而努力。我們是共产党员，科勒！即使斗争的方式一旦有所改变，我們也永远是和群众在一起，和人民在一起的。我們的正义事業一定会获得胜利。”

台尔曼的房間里只点了一盞小小的台灯。他在房間里来回地踱着步，正在思考什么問題；第尔哈根跟在他后面，身上仍然穿着大衣。

台尔曼：

“誰也不能讓工人階級放棄斗争……有許多社会民主党員將來也会明白这一点的。这將是一次長期的、艰苦的搏斗……有許多人將会牺牲……”

菲特和科勒走进房来。他們不便打扰他倆的談話，就在門口靜靜地站着。

台尔曼，满怀信心地：

“但是新的战士將会站起来……”

他一眼瞥见了菲特和科勒。他走过去和他們握了握手。菲特给了他几封信件：

“瓊尼·歇尔给你的信！”

然后他又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張紙条：

“这是瓦尔特给你的。”

台尔曼念着瓦尔特·烏布利希给他的紙条。

科勒說：

“我送你到中央委员会去，台尔曼同志！”

菲特接着說：

“我今天还要到卡塞尔去一次。”

台尔曼：

“今天不必去了，菲特。费尔勃莱特会代你去的。安妮在等你呢。今天晚上还讓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她会感到难受的。”

台尔曼轉过臉去問科勒：

“科勒，你今天一定还没有吃过东西吧？”

科勒：

“不碍事。”

台尔曼遞給他一包夾肉面包：

“你先長点气力。我还要写一会兒。”

第尔哈根站起身来：

“我不打扰你了，台尔曼同志；我已經占用你太多的時間了。”

在楊遜住的那座房子的走道上。菲特向第尔哈根道了声再见，然后对科勒說：

“到我家里去坐坐。”

科勒：

“不了！……我和第尔哈根到党支部去一次。”

安妮坐在靠近火爐的一把藤椅里。她在膝盖上鋪了一塊布，正在閱讀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样煉成的”。她正讀得津津有味，所以根本沒有發覺楊遜已經走進了臥室。他輕輕地走到她跟前，用雙手捧起她的臉，吻了一下她的前額：

“你好，亲爱的。”

安妮溫柔地、深情地撫摸着他的頭髮：

“這真是一本偉大的書。台蒂送給我的……我早就想讀這本書了。你念念這一段……不，讓我来念給你听。……”

她嚴肅地、富有情感地念道：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是应当這樣度過的，以致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我的全部的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她的聲調使人感到，這是使她深受感動、並且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段話。

菲特默不作聲地听她念完了這段話。過了一會兒，

他若有所思地說道：

“我希望有一天也能这样写……也能这样生活……”

他原来的那股兴高采烈的勁兒一下子都消失了。他伸手到小書架的最下面一格，拿出来一瓶酒，拔掉了瓶塞子，然后用另一种声調繼續說道：

“誰知道呢，也許我們的孩子会成为一個作家。这是可能的。于是父母的沒有得到發揮的才能就突然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显露了出来，你看……”

安妮流露出怀疑的神色。菲特便轉了一下話头：

“至少她也將是一個优秀的、聰明的女先鋒……”

安妮糾正他：

“男先鋒。”

菲特：

“隨你便，男先鋒也可以。可是你为什么反对有女孩呢？你不等于在貶低自己嗎？”

安妮：

“那你为什么願意要女孩呢？你为什么偏偏不喜欢有男孩呢？”

菲特：

“因为我可以替她起名叫安妮，你这个小傻瓜。男孩子当然就不能叫安妮啦。”

安妮表示服輸了。她微微地笑了笑。菲特很严肃地接着說道：

“安妮，你要知道，当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孩子以后，就可以说是活了兩輩子……責任也就更重大了。对人类和对下一代……”

鐘樓上的大鐘打了十二下。除夕的鐘聲開始響起來了。安妮和菲特擁抱在一起，熱烈地接吻。然後他倆走到窗子跟前，眼睛望着外面。

焰火一個接一個地飛上天空。到處是放爆竹的聲音。但突然間，楊遜看見一輛汽車猛然煞停在对街的一家小酒店門前（酒店的窗子里挑出著一面紅旗）。幾個穿制服的挺進隊員跳下車來。楊遜轉身就走，離開了臥室。安妮仍然站在窗前看著。她看見一個挺進隊員拿起一塊石頭對准小酒店的玻璃窗擲去。玻璃的碎片豁唧唧地掉在石頭的路面上。另外幾個挺進隊員拔出手槍，對准了酒店的大門。工人們紛紛從酒店的門里奔出來，第爾哈根和科勒也夾雜在裡面。有一個納粹分子認出了第爾哈根，大聲地喊道：

“那是赤色分子第爾哈根！”

他朝第爾哈根開了一槍。在爆竹聲和除夕的鐘聲里，連續又傳來了幾响槍聲。科勒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一把推開了第爾哈根，他自己卻中了槍彈，仆倒在地。菲特從房子的大門奔出來，仆倒在科勒身上。挺進隊分子跑過他們的身邊，跳上了已經開動的汽車。菲特跪在



科勒的身旁，第尔哈根也弯下腰来看着他。

几个头上戴着纸帽、有的还装了假鼻子和假鬍子的过路人刚从除夕晚会上回来，看到这种情景，吓得呆呆地站在那兒。

他們用惊恐的眼光看了看被打死的工人。

有一个摇了摇头說：

“不是个好兆头！”

樞密顧問官豪克、麦克孚勒和阿道夫·希特勒坐在豪克的別墅的書房里。房里的大鐘打了十二下。麦克孚勒举起酒杯，对大家說：

“先生們，为一个沒有共产党人的欧洲而干杯！”

他們互相碰了杯。另外几个已經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書房。他們手里都拿着酒杯。戈林向大家致祝辭：

“我們国家社会党人深深意識到，我們德意志人的职责是在徹底美化世界的事業中充任上帝的助手。讓我們为此而干杯！”

樞密顧問官豪克走前一步。他高举起酒杯說：

“为新的帝国总理而干杯！”

1933年1月。在帝国总理大厦門前。一队挺进队员打着大大小小的旗子，在朦朧的曙光里举行火炬游行。

希特勒站在陽台上大聲地喊叫：

“為了民族的復興，按照我國老百姓的意志，我已經被任命為國家的元首了。”

挺進隊員齊聲高呼“萬歲！”

戈林和戈培爾站在總理大廈的一個房間里，在背景中的是正在對群眾發表演說的希特勒。

戈林：

“千萬別爆發什麼總罷工才好！”

戈培爾：

“不會的，塔爾諾夫今天又一次地在工人面前對那類冒險家提出了警告。”

戈林：

“我寧可親自來辦這件事情。”

他一面用手指輕輕地敲着一張攤開在桌子上的市區地圖，一面繼續說下去：

“從這兒出來……然後到這兒……和這兒。這條道可以繞過大街直接通向國會大廈。”

戈培爾看了一眼地圖，自言自語地說：

“如果讓興登堡進墳墓怎麼樣？是不是人們會因此而更對共產黨表示反感呢？”

希特勒在這時候走了進來。他冷冷地說道：

“那個老头子對我們說來還有點兒用處……”

他衝到桌子跟前，桌子上擺着地圖和幾張國會大廈

的照片。希特勒：

“可是这……这倒是件新鲜事……自从尼罗皇帝火烧罗马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呢。”

1933年2月。火舌从国会大厦的圆顶里喷吐出来。好几百人都聚集在广场上，目瞪口呆地看着燃烧中的国会大厦，低垂的云层把通红的火光映射在人们的脸上。一个妇女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了一声：

“我们的元首来了！”

一辆梅西德斯牌的敞篷旅行车驶进广场停住了。希特勒站在汽车里，全身被火光照得通红，装腔作势地喊道：

“这是上帝的启示：我将要彻底消灭掉共产主义。”

塔尔诺夫在跟一群爱找刺激的小资产阶级妇女谈话，他身旁还站着几个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塔尔诺夫：

“这批共产分子！……什么统一战线！……我才不跟这批纵火犯搞什么统一战线呢！”

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哈特伦。夸德走到哈特伦身边，凑着他的耳朵轻声地说：

“站在那儿路灯底下的是台尔曼的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他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头子杨遜。”

哈特伦：

“哪儿？你把那个家伙指给我看！”

他对几个党衛軍使了个眼色。他們便跟着夸德朝楊遜走去。楊遜和第尔哈根站在路灯底下，把大衣領子高高地翻了起来。他倆互相看了一眼。安妮从另一端急急地跑过来。她已經完全失去了鎮靜：

“台蒂……”

菲特：

“他怎么啦？”

安妮几乎已經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被捕了……”

菲特的臉色陡变：

“走，安妮。”

他倉卒地和第尔哈根握了握手，就随着安妮消失在人群里。第尔哈根感到非常气愤，他慢慢地轉过身去。夸德和哈特倫从人群里挤出来，他們的身后跟着几个党衛軍。

夸德对哈特倫說：

“和他談話的就是这个人。”

哈特倫攔住了第尔哈根的去路：

“剛才和您談話的那個人是誰？”

第尔哈根：

“我不知道。”

哈特倫：

“他到哪儿去了？”

第尔哈根耸耸肩膀：

“走啦。”

哈特偷吩咐党衛軍：

“抓起来！”

党衛軍一把抓住了第尔哈根，把他带走了。

秘密警察队的地下室。被捕的工人分站在地下室的兩側，相互之間隔着一定的距离，一律面对着冰冷的石壁。其中也有几个知識分子。党衛軍看守着他們。地下室隔壁的一个房間里傳來刺耳的留声机音乐声：一張破旧不堪的唱片發出的“德騷进行曲”。受过毒刑的工人被党衛軍从隔壁房間里拖出来，一直拖出了地下室。哈特偷和一个秘密警察队的官員从隔壁房間里走出来。他指着一个和其他的囚犯一样面壁站着的人：

“这就是他，第尔哈根。”

哈特偷站停在第尔哈根背后命令道：

“轉过身来！”

第尔哈根轉过身来。哈特偷問道：

“怎么，你说不說話？”

第尔哈根默不作声。

哈特偷用威胁的口吻說：

“你好好考虑考虑……可是別考虑得太久！你是不是想再进一次‘音乐室’？”

第尔哈根默不作声。哈特偷吸了几口烟，眼睛盯住第尔哈根的脸。第尔哈根同样也用冷峻的眼光看着他。哈特偷突然发作起来：

“我问你，你到底还想不想说话？菲特·杨遜躲到哪儿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党卫军把一个囚犯带进了地下室。秘密警察队的官员在哈特偷耳边轻轻地说了句：

“那是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

哈特偷把脸转向季米特洛夫：

“那么说，他就是纵火焚烧国会的罪犯！”

季米特洛夫停在哈特偷面前，用蔑视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然后操着不熟练的德语回答他说：

“看来您好像很清楚纵火焚烧国会的人是誰。”

哈特偷脸色陡变，暴躁如雷地骂道：

“你这条猪！……流氓！……给他上铐！……上铐！”

党卫军带走了季米特洛夫。哈特偷恶狠狠地看着他的背影。他刚一回头，又碰上了第尔哈根的冷峻的眼光。他狂怒地吼道：

“转过身去！……用你的猪鼻子对着牆壁！”

第尔哈根转过身去。哈特偷粗暴地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往牆上乱撞，一面吼叫着：

“站近些……再站近些！”

哈特倫一脚踢開了隔壁房間的門，黨衛軍把另一批囚犯推進了刑訊室。

柏林克洛爾歌劇院。一支軍樂隊在吹奏“德騷進行曲”。梅西德斯牌的汽車不斷地駛向歌劇院，從車上跨下來的都是些黨衛軍的高級軍官。塔爾諾夫和塞維林夾在一批文職官員中間，躲躲閃閃地挨在穿制服的軍人身邊走進了歌劇院。廣播評論員在麥克風面前廣播新聞：

“國會大廈被善性的布爾什維克分子毀掉了。但是國會現在仍然在克洛爾歌劇院里舉行會議。”

克洛爾歌劇院的後台休息室。幾十個社會民主黨議員閑散地站在那裡。外面不時傳來“德騷進行曲”的音樂聲。塔爾諾夫正在和幾個議員談話：

“我要去找戈林提意見。既然是由他當議長，他就必須遵守國會的規則。”

一個議員說：

“他們當然會獲得 $\frac{2}{3}$ 的多數。”

另一個說：

“為什麼？”

站在他身旁的一個議員說：

“共產黨人被趕掉了。這一下就空出了81個議席。”

一個議員對塞維林說：

“你不用指望我去投納粹分子的票。我們參加了這次會議，就等于是背地里幫納粹分子的忙，這簡直是臭不可聞！”

塞維林表示反對：

“請原諒……納粹分子接受了我們提出的許多外交政策方面的要求。難道僅僅因為這些要求現在是由納粹分子出面來提出的，我們就應該投票來反對我們自己的要求？所以……”

一個議員粗暴地打斷了他：

“所以我們現在就退出會場！”

他和另外幾個議員一起離開了房間。

塔爾諾夫提高了嗓子，氣虎虎地喊道：

“我們現在進行表決！”

兩個挺進隊員打開了休息室的門，用搜索的眼光掃視了一周。然後又砰地關上了房門。塔爾諾夫變得很緊張，他重新轉過身來對着大家說：

“那我們就進行表決！贊成希特勒—巴本政府的外交政策綱領的人請舉手。”

全體都把手舉得高高的。

克洛爾歌劇院的大門前。這裡的人們也都把手舉得高高的。他們和肅立在歌劇院門前的挺進隊員和黨衛軍齊聲高呼萬歲，對正在走向歌劇院大門的希特勒、戈林



和戈培尔表示欢迎。

監獄。党衛軍帶着軍犬在雙層的鐵柵前面來回地巡邏。小豪克伴着六個穿便服的人，走進了監獄的大門。中間的一道鐵柵在他們身後關上了。一個党衛軍同伴着他們進來的監獄看守：

“這是一批什麼人物？”

監獄看守：

“薩爾<sup>①</sup>代表團。裡面是工人和幾個新聞記者。”

監獄的辦公室。羅莎·台爾曼站在党衛軍大隊長哈特倫的辦公桌面前。哈特倫不耐煩地站起身來，從羅莎·台爾曼身旁走開去。

羅莎·台爾曼：

“我堅決要求和我的丈夫談話，這是由……”

哈特倫搖搖頭：

“居然有這樣的事，台爾曼太太！”

羅莎·台爾曼不理睬他的話：

“……法律明文規定的屬於我的權利。”

哈特倫，恬不知恥地：

“這兒是我們的天下！”

---

① 當時薩爾由國際聯盟“托管”，實際上是由法國軍事佔領，薩爾代表團對德國說來是一個外國代表團。——譯者

罗莎·台尔曼：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你们这种人！”

哈特伦，威吓地：

“你这话什么意思？”

罗莎·台尔曼：

“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党卫军军官走进办公室，告诉哈特伦说：

“大队长，国务官先生带了……萨尔特代表团上这儿来了。”

监狱的走廊。萨尔特代表团（其中包括摩里思·罗杰尔）沿着楼梯走上二层楼。国务官小豪克对代表们说：

“我觉得很奇怪，外国，甚至萨尔特区竟然也都相信那些最荒唐的关于我国目前情况的谣言。”

哈特伦命令监狱看守打开台尔曼的囚室。台尔曼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走进囚室来的人。国务官小豪克抢在萨尔特代表们的前面，很有礼貌地对台尔曼说：

“台尔曼先生，萨尔特区的几位先生希望和您谈谈。”

台尔曼已经认出了罗杰尔。他迅速地、以几乎不可觉察的速度，向罗杰尔投了一个表示问候的眼色。

小豪克：

“亲爱的先生们，请不要接触政治问题。”

罗杰尔用眼色来回答台尔曼的问候。

一个新聞記者問台尔曼：

“台尔曼先生，您能够接待來客嗎？”

台尔曼：

“連我的妻子都始終無法來探望我。”

另一个代表：

“信件呢？我們写过一封信給您，告訴您我們將要來訪問您，您收到那封信沒有？”

台尔曼：

“沒有收到！”

小豪克：

“可是，亲爱的先生們，我們知道您們一定会來的……現在您們不是已經在這兒了么？”

另一个薩尔人問：

“有人对您提出了起訴書沒有？”

台尔曼：

“沒有，什么也沒有。”

摩里思·罗杰尔：

“台尔曼先生，您受到的待遇怎么样？”

台尔曼：

“我受到了毒刑！并且不仅是我！”

哈特倫对着台尔曼吼道：

“住口！不准再說下去了！”

他走到代表們面前：

“請出去吧，亲爱的先生們！”

薩爾代表團被黨衛軍推出了囚室，台爾曼十分氣憤地在後面大聲喊道：

“好幾千人都受到了毒刑：被當作牲口來對待！”把這些事情都告訴工人們：必須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運動場。大門後面的一排排木板凳上只坐着很少幾個觀眾。瓦爾特·烏布利希和菲特·楊遜也坐在那裡。觀眾一面看賽球，一面大叫大嚷個不停。瓦爾特·烏布利希和菲特·楊遜在談話，看球只是一種掩護。

烏布利希：

“既然已經把監獄看守爭取了過來，那就應該迅速採取行動。”

菲特点點頭，表示同意。

烏布利希：

“把這個任務交給誰呢？”

菲特覺得很驚異：

“給誰？……給我！”

烏布利希：

“不，應該交給一個在柏林沒有人認識他的人。最好是交給一個從漢堡來的人。”

菲特：

“可是應該由我來護送台爾曼出棧呵，對不對？”

烏布利希：

“这是另一回事了。你推荐一个人吧。”

菲特：

“我認識一个人，他在1923年10月时参加过起义。”

負責看守台尔曼的獄卒和克利兴·达克并排坐在一輛小汽車里。看守打开一只烟匣，里面装着一个鑰匙的蠟型。他一面端詳着蠟型，一面說：

“搞到那把鑰匙可真不容易。我从大隊長那里拿到它以后，只能在我手里停留几分鐘的时间。”

克利兴·达克把烟匣接过来：

“您的确是帮助了我們，您是下定决心了？”

停息了一会兒以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工人是不会忘記您的帮助的。”

看守沒有理会他的話，自顧自地說：

“要办成这件事可不容易呵！”

克利兴·达克，坚决地：

“但这是有可能办成的！”

五金工厂。一把銼刀磨过一个夹在老虎钳里的鑰匙。鑰匙有三个头，結構異常复杂。鎖匠放下鑰匙，用測微計量了一下鑰匙头，把它和蠟型比較了一下。他把它交給站在旁边的克利兴·达克，滿意地說：

“你瞧，真是分毫不差！”

監獄的大門前。几个帶着文件夾的監獄看守对正在開獄門的司關打了个招呼，走进了大門。看守台尔曼的獄卒跟在他們后面，等到他前面的那几个都走远了以后，他便拿出一支香烟給予司關，自己也点上了一支說：

“一点鐘。”

司關輕声地說：

“夸德还在里面……在玩牌！”

看守：

“那很好。这个家伙一坐下就再也不挪地方了。”

司關：

“那就走三号出口。警犬那时候是在側院里。”

看守：

“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話，我就打兩槍。”

夜晚。大街上。一輛挂着軍旗的國防軍軍車在人行道旁边停下来。穿着上士制服的司机跨下車来，打开車門，行了一个敬礼。上士就是克利兴·达克。从黑暗里走出一个國防軍上校，跳上了汽車——那是菲特·楊遜。克利兴·达克关上了車門。挂着軍旗的國防軍軍車以飞快的速度駛过了大街。

監獄的走廊。看守用偷配的鑰匙打開了囚室，從公文夾里掏出幾件衣服，扔給台爾曼：

“在十分鐘內換好。”

然後他又關上了囚室的門。在這一剎那間，一個黨衛軍軍官腋下挾了幾瓶啤酒，走過他的身旁。

監獄前。在一堵黑色的、掛有鐵絲網、插着玻璃片的高牆後面，高聳起監獄的樓房。掛着軍旗的國防軍軍車飛馳而來，在牆旁停下，車頭的燈熄滅了，只亮着車尾的燈。

黨衛軍的警衛室。通向囚室走廊的門敞開着。夸德在和兩個黨衛軍玩牌。他在整理手里的牌，一面說：

“零分，開！”

他打出一張牌。把其餘的牌都攤開在桌子上。另一個黨衛軍喊道：

“這下要剝褲子了！”

夸德把他的牌散開在桌面上。第一個黨衛軍打出一張牌，第二個跟着打出一張，笑笑說：

“方塊9，這下抓住了！”

夸德從褲袋里掏出一塊手絹，順手帶出了那個三頭鑰匙。他在擤鼻涕的時候，把鑰匙放在桌子上。腋下挾着啤酒瓶的黨衛軍軍官走進房來。他剛要把三個啤酒瓶

放到桌面上去的时候，忽然吃惊地呆了一下。他把啤酒瓶放到另一个地方，一把抓起鑰匙說：

“这是台尔曼的囚室的鑰匙？”

夸德：

“是呵，把它挂到牆上去吧。”

党衛軍軍官犹豫不定地把鑰匙抓在手里看了看：

“沒有錯呵……可是那个看守刚刚才鎖上台尔曼的囚室呵。”

夸德跳起身来：

“什么？！”

他扫开了桌上的紙牌，从軍官手里一把搶过了鑰匙，大声喊道：

“出事了！！！”

警笛尖叫起来。

監獄的走廊。看守剛想走到台尔曼的囚室那兒去，突然听見樓下傳來的叫喊声和警笛声。他朝天桥的欄杆看了一眼，看見夸德和党衛軍正在冲上樓来。他沿着天桥飞奔而去，消失在拐角上的守衛室的門后。監獄的警笛狂叫起来。

看守冲进守衛室，边跑边掏出手槍，朝窗外开了一槍。然后对準自己的太陽穴开了一槍。



監獄的牆外。這裡也可以聽到警笛的尖叫声。警犬也狂吠起來。遠處傳來尖厲的命令聲。兩層樓的窗子里有人開了一槍。克里興·達克把車門開了一半，以便偷聽監獄里的嘈雜不堪的聲音。他還沒有理解到越獄的企圖無疑是失敗了，所以始終不肯把車子開走。但是楊遜在後面推了他一下說：

“走，克利興。”

克利興關上車門，亮了車燈。汽車消失在黑黝黝的街道上。

審判廳。克利興·達克坐在被告席上。他現在穿的是便服。他的辯護律師站在他面前。

審判長：

“被告克利興·達克，您是不想供出還有誰也參與了劫獄的企圖……”

克里興·達克毫無準備發言的意思。審判長把三頭鑰匙高高地舉起：

“您也不想供出，是誰做的這把鑰匙？……”

克利興·達克繼續保持沉默。

審判長：

“那麼說，這是您自己做的！”

達克的臉上既沒有承認的表情，也沒有否認的表情。

， 审判長高声叫道：

“傳証人預押犯阿瑟·費尔勃莱特。”

两个法警帶着阿瑟·費尔勃莱特走向証人席。他拄着拐杖。他的妻子(很少几个特准旁听者之一)惊惶不安地紧跟在他后面。审判長看了他一眼，發起火来：

“您为什么拄着拐杖？”

費尔勃莱特：

“我已經被拷打过六次了。”

审判長神經質地翻了一通案卷：

“您的職業是下水道工人，过去曾經担任德国国会的議員和汉堡共产党主席。这一切都符合嗎？”

費尔勃莱特：

“符合！”

审判長：

“您是不是和被告克利兴·达克有親屬或姻亲关系？”

費尔勃莱特把头轉向被告席，看了克利兴·达克一眼。克利兴·达克也看了費尔勃莱特一眼。

費尔勃莱特：

“我們都相信一个偉大的思想，所以我們是親屬。”

审判長：

“您想對我們說的就是这么一点？”

費尔勃莱特：

“这还少嗎？”

公园。横穿过这个巨大的公园的柏油馬路上行駛着公共汽車和自行車。快樂的年青人在公園的小徑上散步。一只小船安靜地划行在池塘的水面上。兒童在遊戲場上叫着嚷着。在遊戲場的邊邊上站着一個漂亮的三歲女孩，她睜大了眼睛，專心一志地看着別的兒童玩耍。

有人在喊：

“小安妮！小安妮！”

小姑娘朝着一條長椅奔去，坐在長椅上的安妮·楊遜和瑪爾達·費爾勃萊特。安妮抱起她的女兒，對瑪爾達說：

“你及時地收到了我的信，我感到很高興。”

瑪爾達把小安妮溫柔地接到懷里：

“我們算是說定了，不讓小安妮知道！？”

安妮輕聲地對瑪爾達說：

“我實在是很舍不得離開她，可是我目前的處境又非讓我離開她不可。我很感激你，瑪爾達。”

瑪爾達：

“感激什麼呵？我們是一家人，因為我們都相信一個偉大的思想……”

安妮站起身來，抓住了瑪爾達的手，緊緊地握着它。她吻了吻小安妮：

“小安妮，跟瑪爾達阿姨走吧。媽媽會來帶你回家去

的……我的小寶貝！”

瑪尔达抱着小安妮离开了安妮。安妮在后面目送着她們。她一直忍着的眼淚現在簌簌地掉了下來。

摩里思·罗杰尔向安妮走來。她認出了罗杰尔，赶快用手帕擦掉了眼淚，竭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

她熱情地叫住了罗杰尔：

“摩里思，等一下。”

摩里思：

“可真湊巧……我從巴黎給台爾曼同志帶來了一些生日禮物……一些信，羅曼·羅蘭的、高爾基的、季米特洛夫的……”

安妮止住了他：

“不要在這兒談……”

她向周圍看了看。在公園的樹林子後面高聳着一座了望塔。她用手指了指了望塔說：

“……我們上那兒去，那兒隱蔽些。”

在了望塔上。罗杰尔回头看了看樓梯底下，發現沒有人跟來。他倆走到塔頂上，憑着窗欄眺望着柏林的一片海洋似的屋頂。安妮從大衣里掏出一面她一直緊貼在胸前的紅旗，上面綉着恩斯特·台爾曼的圖像。

安妮：

“你拿着，摩里思……”

她的手在微微發抖。她噙着眼淚說：

“……現在沒有辦法替它在德國找到合適的地方。”

羅傑爾聽了很感動，他迅速地解開襯衫的鈕子，把旗子放在胸前。然後他用十分堅決的聲調說道：

“我們會在西班牙高舉起這面旗子……為反對法西斯分子而鬥爭。”

安妮抱住了摩里思：

“我們要能像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該多好啊，我們兩國人民……”

羅傑爾回答說：

“Ceux qui vivent, ce sont ceux qui luttent. ① 只有在進行鬥爭的人，才能算是活着的人！”

監獄管理處的一個辦公室。桌子上堆着一大摺信件和郵包，上面都寫着“台爾曼牧”的字樣。從世界各地寄來的都有。一個看守用單調的聲音不停地念着：

台爾曼牧……台爾曼牧……霍夫蘭，C站……

台爾曼牧……勃里塞，F站……

台爾曼牧……台爾曼牧……台爾曼牧……

站在桌子旁邊的一個黨衛軍對那一大堆郵件看了一眼，狠狠地罵了一句：

“郵局里的那批笨蛋只會給我們添麻煩。”

---

① 法文：“活着的人，就是在進行鬥爭的人。”——譯者

他順手從竹筐裏拿起一個扁平的郵包，扯掉了封皮，抽出一看原來是一張唱片。他笑了笑，用嘲諷的口吻說道：

“看來那傢伙是把監獄當成跳舞場了。去替我拿個留聲機來！”

台爾曼的囚室。伊爾瑪剛剛和她父親擁抱過。

台爾曼：

“我的好孩子，瞧你長得多高啦。”

羅莎抱住了他：

“恩斯特，祝你生日快樂，快樂。祝你身體健康。”

台爾曼：

“謝謝你，羅莎。”

伊爾瑪在她母親向台爾曼祝賀生日的時候，帶着小姑娘所特有的那種稚氣對夸德說：

“我想和您說一句話。”

夸德，嬉皮笑臉地：

“噢，說什麼，台爾曼小姐？”

羅莎對台爾曼說：

“大家都向你問好，全家，威廉，瓦爾特……全中央委員會……”

伊爾瑪對夸德說：

“您實在應該感到傷心。”

夸德：

“为什么？”

伊尔玛：

“您在这儿当看守，其实您自己就等于半个囚犯。”

夸德涎着脸笑了笑，回答说：

“您看得不完全对头。”

他朝台尔曼走去。台尔曼发现伊尔玛无法再驯住夸德了。他已经从罗莎那里听到了最重要的消息，于是他就大声地问罗莎说：

“你们今天为什么又来得这么晚？”

罗莎：

“人家又让我等了好几个钟头。”

台尔曼对夸德说：

“我对这种骯髒把戏表示抗議。我每逢生日总是得不到应有的探望時間。”

夸德：

“呵呀，台尔曼先生，那您又想怎么样呢，事实上根本就沒有人来探望您呵。您50岁生日的那天，来祝賀的人就比今天多。可是今天呢，別人都把您忘記了……除了您的太太和女兒以外，我就是唯一向您祝賀生日的人了。”

監獄管理处的办公室。看守提了一个留声机走进来，把它放在桌子上。党衛軍打开盖子，放上了唱片：

“听听这是什么玩意儿。”

办公室的門敞开着，人們可以看見罗莎·台尔曼和伊尔瑪在門外从看守手里接过她們的手提包，从另外一个門走了出去。夸德走到留声机跟前。唱片一开始是一段短短的前奏，然后响起了这样的歌声：

西班牙的天空里滿布星星，

照着我们们的战壕。

夸德拿起唱片往地上一摔：

“混賬东西！”

于是一切又归于寂靜。但是巨大的交响乐队立刻就奏起了“西班牙的天空”这支歌曲。

台尔曼的囚室。台尔曼眼睛里閃爍着喜悅的光芒，正在閱讀一封写在薄紙上的密信：

亲爱的台尔曼！所有的人心都像火焰似地燃燒起来，把法西斯主义徹底燒光的时刻会来到的。

馬克西姆·高尔基。

我这个70岁的人满怀敬意地向您致候。对我们說来，您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偉大的和平的象征。

罗曼·罗兰。

台尔曼感到很兴奋。他把眼光轉向窗子。

1937年夏天。陽光普照着西班牙的大地。在一个到



处是残垣断壁的村子里，有人在白色的牆壁上用西班牙文和德文写了几个大字：“打死法西斯分子”。一面紅旗屹立在一所只剩下架子的房子上。炮火整个地吞沒了紅旗后面的房舍和山坡。国际縱队里的几个法国同志正在坚守这条向外突出的弧形战綫上的一个最靠近敌方的据点。在他們的战壕前面是一片斜坡。他們用最后仅存的一点彈药击退了法西斯分子的一次进攻。兵士們在战壕里傳遞着一只西班牙式的水罐，最后把它傳到了一个重伤員的手里。但是里面只盛着很少几滴水。

摩里思·罗杰尔靠在一堵牆上，观察着敌人的动静。紧挨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从法国南部来的志願兵，这个活泼好动的青年人守在一挺机枪旁边，对罗杰尔說：

“完了，摩里思……沒有子彈啦……”

罗杰尔命令道：

“上刺刀！决不讓他們冲过来！no Paseran！①”

敌人發出陣陣的喊声，又一次地向法国志願兵的陣地冲来。法国人上了刺刀。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

“同志們，台尔曼營的人来了！”

台尔曼營的战士排成寬闊的縱队，从山坡后面走过来。領队的是穿着軍官制服的菲特·楊遜。一个兵士在队伍前面高举着一面綉有台尔曼图像的紅旗。

---

① 西班牙文：“不讓过！”——譯者

罗杰尔高声喊道：

“这支增援部队来得真是及时！”

台尔曼营的战士排成宽阔的纵队开进了前沿阵地，战士们纷纷奔向法国的和西班牙的同志。菲特认出了罗杰尔，互相拥抱在一起。然后他跳出了战壕，对已经进入工事同志们大声喊道：

“‘恩斯特·台尔曼’营向‘巴黎公社’营致敬！——让我们把敌人赶过河去吧！”

许多声音回答他：

“Pasaremos……Adelante……Adelante……Pasaremos！”<sup>①</sup>

菲特·杨遜：

“今天是台尔曼的51岁生日。前进……为了恩斯特·台尔曼，前进！”

国际纵队的法国和德国同志们跳出了战壕。

他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展开了全面的进攻，用刺刀刺向着敌人。菲特·杨遜和摩里思·罗杰尔在绣着台尔曼画像的红旗下游肩前进。台尔曼营的战歌在战场上震响起来：

摇起战鼓，插上刺刀！前进，前进！

我们的报酬是胜利，用自由的旗帜来粉碎锁链！

---

① 西班牙文：“冲过去……前进……前进……冲过去！”——译者

奋起战斗吧，台尔曼曾。

远离了祖国……

在台尔曼的囚室里。台尔曼看着窗外。人们可以听到轻微的、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歌声：

……但我们已经准备好，

为你，为自由而战斗，并夺取胜利！

台尔曼的脸色开朗起来。他独自地念着高尔基的来信：

……所有的人心都像火焰似地燃烧起来，

把法西斯主义彻底烧光的时刻会到来的。

在豪克的工厂里。樞密顧問官豪克伴着希特勒和戈林參觀工厂，跟在他們三人后面的是小豪克和侍衛隊長。工人和職員站在大門敞開的車間前面。一部分人打着國社黨工廠小組的卐字旗和勞動戰綫<sup>①</sup>的旗子，上來迎接他們。戈林滿心歡喜地連連向四周舞動他那根將軍棒，作為答禮。他們走過一大堆準備用來裝炸彈的木箱。樞密顧問官豪克說：

“請看，那兒就是我們參與西班牙戰爭的成果。”

他指了一下工廠廣場上的一個很不受人注意的角

① 國社黨工廠小組(NSBO)是由法西斯分子把持的工廠委員會。  
勞動戰綫是由法西斯黨的“全權代表”領導的組織。——譯者

落。那兒放着一架坦克的模型。希特勒、戈林、豪克和他們的隨從人員都朝模型走去。

樞密顧問官豪克：

“我們極其重視怎樣使坦克在平原地帶擴大火力控制範圍……”

一輛機車發出刺耳的尖叫声，打斷了豪克的話頭。戈林向四周掃了一眼。

在工廠廣場的另一端，有一列貨車慢慢地駛出了廣場。貨車駛走后，人們就能夠看見本來被貨車擋住了的工廠圍牆。牆上寫着幾個在遠處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大字：

釋放恩斯特·台爾曼！

戈林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他幾乎不能抑制自己的怒火。他用凶惡的眼光看了一下哈特倫。然後他咬着牙輕輕地說了一聲：

“台爾曼！……”

樞密顧問官豪克：

“共產黨流氓！快去擦掉，刮乾淨！”

勞動戰線的幾個負責人唯命是從地趕快朝圍牆奔去，想刮掉那幾個大字。

戈林：

“分化它。”

希特勒感到很莫名其妙：

“您這話什麼意思？”

戈林很自負地回答說：

“我的元首，請您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吧。我要達不到目的的話，情願改名換姓。”

監獄的走廊。每隔十步就直僵僵地站着一個黨衛軍。戈林穿了大元帥服，在夸德和其他高級黨衛軍軍官的陪同下，沿着走廊走來。他們在台爾曼的囚室門前停了一會兒。夸德恭恭敬敬地對戈林說：

“這兒是徹底隔離的，關下。”

他把右邊和左邊的空囚室的門一一打開：

“連這間囚室的上一層和下一層也都是空的。”

台爾曼的囚室。台爾曼正在閱讀歌德的“托爾夸托·塔索”。

看守興奮地走進來：

“貴賓來了，台爾曼先生，您要放聰明些。”

他把床上的被子鋪鋪平，又仔細地端詳了一番整個囚室。戈林走進來。看守站在戈林的背後，拚命地示意台爾曼要他站起來表示迎接。但是台爾曼仍然安靜地坐在他的桌子跟前。看守走出去，帶上了門。戈林走向台爾曼。

戈林：

“您好，台尔曼先生。”

他把手伸给台尔曼。台尔曼拍地合上了书本，轻轻地把它放在一边，根本不理睬戈林伸过来的手。戈林似乎已经懂得了台尔曼并不欢迎他，但是他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他在木床上坐下来：

“台尔曼先生，正如您所看到的，我是找到您门上来了。当然，我也尽可以让别人把您带到内政部、航空部或国家警察总部去见我。但是我还是宁愿让您自愿地走到我这一边来。我一直是很看重您的，台尔曼。我的信条是跟您的相抵触的，但是现在是把过去的敌对情绪收起来的时候了。”

台尔曼站起身来，来回地踱了几步，然后停在和戈林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戈林也站起身来，用期待的眼光耐心地看着台尔曼的脸。

夸德站在台尔曼囚室的门前，对几个党卫军军官说：

“这个台尔曼是个硬壳果……”

哈特伦冷冷地打断了他说：

“您认为是这样？”

然后他神气十足地补充了一句：

“我们的部长是万能的！”

台尔曼的囚室。戈林的耐性已经快到尽头了。他走

到台尔曼身边：

“台尔曼先生，我可以釋放您，并且也不要您做什么您所不可能做的事情作为条件。您不必加入我們的党，您只要……”

台尔曼的眼睛紧盯着戈林。他的臉上充滿了極度厭惡的表情。然后他突然轉过身去，用背对着戈林。戈林的臉色变得很难看。他的态度突然整个地改变了。他兩手撑腰，把兩条腿分得开开地，大声吼道：

“好哇，你就是这样来回答我們的好心好意的！我要告訴你：我不会把你槍斃掉的！我也不会把你絞死的！我不会把你拿去喂我的狗的！这种死法对你說来是太快、太舒服啦！你要腐爛掉！要讓你活活地爛上几年、几十年，然后像具尸体似地化成一灘臭水。而統治歐洲的將是我們！”

戈林滿面怒容，咬牙切齿地冲出了囚室。

1939年秋天。一座德国兵营。穿着便服的青年人提着皮箱和板箱走到兵营里去。有几个帽子上还插着一束束的花。他們已經被編成了队伍，由一个下級軍官帶領着他們。从兵营的另一个出口走出一支全副战斗装备的部队。軍乐队奏着“德騷进行曲”。

在不停地前进中的軍靴。銀幕上同时出現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的若干纪录片镜头。国防军兵士冲破了波蘭国境线上的木柵欄。

坦克压垮了比利时的国門。

法国国境线上的一个木柵欄被打得稀爛，三色旗被扯下来撕成碎片。

坦克隆隆地駛过。

在樞密顧問官豪克的办公室里。镜头搖过一張大地圖，上面沿着战綫插了許多小卐字旗。

樞密顧問官豪克的声音：

“波蘭——最廉价的劳动力！

比利时——煤、鉄矿砂！

荷蘭、丹麦——供应我們肉类和油脂！

挪威——北部的軍事屏障！

法国——矿砂、煤！

巴尔干——南部的軍事屏障！

北非——目标是：苏伊士运河！”

镜头移向俄罗斯的国土：

“黑海——石油！

頓巴斯——銅，煤，鋼！

烏克蘭——谷物！”

樞密顧問官豪克轉过身来，对麦克牟勒說：

“再过几天……我們的军队就进入莫斯科了。誰也



攔不住我們。只要俄國一垮，這個洲就整個屬於德國了。前途不可限量呵……”

和小豪克一起坐在長桌旁的麥克孚勒冷冷地說了一句：

“天有不測風雲。戰爭可能會拖下去的。”

小豪克：

“好多人都可能很着急……亲爱的麥克孚勒先生，您似乎也不太願意看到我們德國人結果還是走了好運吧！”

麥克孚勒：

“如果對我有好處，我干嗎不願意！”

樞密顧問官豪克：

“我的兒子接管了我們在波蘭和加里西亞的東方工廠。我們在那兒有着不能再好的生產條件。集中營給我們輸送勞動力！”

工廠經理梅爾格爾博士非常氣憤地衝進辦公室來：

“樞密顧問官先生！運到萊姆堡去的……球軸承……裝備第三號東方工廠用的全部鋼球軸承……應該立刻裝車的……全是廢品！”

樞密顧問官豪克：

“您說什麼？……廢品？”

梅爾格爾博士：

“比標準尺寸小十分之五毫米……圖紙給人改動了。有一個破壞分子已經給逮住了。一個法國人。”

秘密顧問官豪克：

“可惡之至。其實這也不奇怪，這兒有百分之六十是外國工人呵。”

麥克孚勒，譏刺地：

“前途不可限量呵……”

在豪克的工廠里。工人們正在裝運木箱和機器部件。護廠的警察沖進來，攔住了工人進行搜查。兩個秘密警察押着上了手銬的羅杰爾走過工廠的廣場。小豪克帶着幾個職員從工廠辦公大樓里走出來。他怔了一下，命令羅杰爾走近他的身邊：

“我認得你是誰吧？……去訪問過台爾曼的薩爾代表？”

羅杰爾盯了小豪克一眼，沖着他的臉說道：

“你要認得我們是誰，那還早得很呢！”

小豪克暴怒起來：

“你知道，破壞生產該當何罪！”

護廠的警察一把抓走了羅杰爾。秘密警察和護廠警察正在把幾個工人推上警察局的囚車。剛被野蠻地推上了囚車的羅杰爾，猛地掙脫了秘密警察的手，轉過身來對廣場上的工人們大聲喊道：

“反法西斯鬥爭萬歲！”

兩個黨衛軍抓住了他，羅杰爾握緊了雙拳喊道：

“恩斯特·台尔曼万岁！”

監獄的院子。台尔曼一个人在院子里走着。从警衛室的地堡里傳來黨衛軍的喧鬧聲。台尔曼挺起了胸，在院子里走着。他作着深呼吸。他正在利用这短短的放風时间来鍛煉鍛煉身体。

黨衛軍的警衛室。特派員夸德和黨衛軍大隊長在开怀暢飲。收音机里播出戈培尔的声音：

“我們不是为空泛的理想而战斗！

我們最后要为吃遍全世界的好东西而干杯！”

黨衛軍在大吃大喝个不停。有几个搖搖晃晃地站起身来，手里拿着倒滿了酒的杯子。有一个口齒不清地喊道：

“博士又……又說了一句大話！”

夸德聽見了戈培尔的話，举起酒杯說：

“为好东西干杯！”

黨衛軍都高兴得哇哇直喊，喝干了手里的酒杯。收音机里播出一个重要通知：

“注意！注意！我們現在宣讀元首的一篇文告！”

黨衛軍鬧成一片，高呼万岁。

然后人們听到收音机里傳出广播的声音：

“东綫的战争已告結束。紅軍已被歼灭。攻下莫斯科

科仅仅是一个时间問題。”

党衛軍又高呼万岁，东搖西晃地互相擁抱了一番。夸德从窗子里望出去，看見台尔曼在院子里踱着步；他打了一个噎說道：

“弟兄們！把庆祝胜利的宴会搬到院子里去！”

監獄的院子。党衛軍跌跌踉踉地撞进院子，把台尔曼圍在他們中間。夸德手里拿了一杯酒，得意洋洋地站在台尔曼面前說：

“斯大林完蛋了……我从前緩得來的消息……毫無問題！……下禮拜我就要坐在克里姆林宮里了……我！”

一个党衛軍挤过来：

“莫斯科已經在我們手里了！”

所有的党衛軍都一哄而上：

“你現在怎么說？这下你沒有什么說的了把？”

在背景中的鉄格窗后面站着一堆政治犯。他們注視着台尔曼。

党衛軍互相招呼：

“嘘！嘘！……別說話！……他要講話了！”

夸德举起手臂，讓大家安靜下来，然后轉过身来神气十足地对台尔曼摆了摆手：

“好，你說吧！”

台尔曼冷峻地、堅定地說道：

“苏联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希特勒帝国就存在不了那么久！斯大林会打断希特勒的脖子！”

党卫军都愕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们发了疯似地大笑起来。

莫斯科近郊的战场。笑声伴随着整个场面。纳粹军队在大雪纷飞的寒冷空气里狼狈后退，破爛的槍械、坦克車和只剩下殘骸的飞机丢得滿地皆是。沿路到处橫躺着尸体和呻吟不絕的伤兵。人們可以看到新堆起的万人塚和龐大的兵士墓堆。笑声漸漸地啞了。

亞历山大廣場上的高架鐵橋。一輛噴着水汽的機車呼哧呼哧地駛過來，後面拖着一列開往東邊去的軍車。機車車身上漆着一條標語：

“車輪必須為了勝利而轉動！”

車輪滾過鋼軌，卷起了放在鐵橋上的一大堆傳單。傳單像雪片似地飛落在亞历山大廣場上。有幾個過路人拾起傳單瞟了一眼，趕快又把它丟了。一個工人向四周看了看，偷偷地念道：“斯大林會打断希特勒的脖子！”他把傳單塞在衣袋里，走開了。一個男人戴着表示火警的金屬盤。過路人都急急忙忙地只管走自己的路。只有那一個人在那兒動動懸懸地收拾傳單，然後把它們交給一個急急忙忙地走過廣場的黨衛軍。那個收拾傳單的人就是

第鲍尔德。

安妮·楊遜站在一家電影院的售票處跟前。電影院的牆上貼着鮮艷的電影海報和一塊很惹人注目的牌子，上面寫着：“如有空襲警報，請保持安靜。最近的防空壕在亞歷山大廣場的地下鐵道內。”售票處設在一個凸出的鑲有玻璃的房子里，坐在售票台後面的是瑪爾達·費爾勃萊特。安妮把頭緊緊地湊在小窗上：

“烏利格小組有一部分人已經被捕了，好幾百個同志呢。我們的區委會也被破壞了。這已經是第五次了……瑪爾達，你一定要帶我們的忙，我們需要和大工廠取得聯繫……還有一件事：您那兒有托馬歇克同志的地址，我急需找到他。”

瑪爾達：

“海爾倍爾格爾街17號，住在煤商斯特里姆家裏。”

安妮：

“替我問小安妮好，瑪爾達……我多麼想念她呵。”

從街對面來了幾個兵士，走到售票處跟前。安妮迅速地瞟了他們一眼，對瑪爾達說：

“好吧，八點，第十排，一張。”

瑪爾達寫好座號，把票給了安妮。安妮離開了售票口。

一長列冻得瑟瑟發抖的妇女在煤鋪前面排着队。每人配給額是30磅。排在最前头的那个妇女剛从秤斗里接過煤塊。她轉过臉來对着別人嘖咕道：

“这点兒煤……还不够我燒暖一个房間呢！”

排在很后面的一个妇女喊道：

“那么煤到哪里去了呢？”

另一个妇女尖刻地說：

“我們已經征服了半个世界，而我們每个人得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

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妇女用手指指貼在賬房間牆上的一張冬季救災廣告說：

“你不認識字嗎？”

廣告上印着粗黑的大字：“誰也不該挨餓，誰也不該挨冻！”

她用諷刺的口吻補充了一句：

“誰也不該光挨餓不挨冻！”

安妮沿着妇女們的長蛇陣向煤鋪走去。她問煤鋪里的伙計說：

“我能找托馬歇克先生談話嗎？”

煤鋪伙計設法用目光向她示意，讓她赶快离开這兒。他一面拿起一个半滿的煤筐，倒在一個妇女的手推車里，一面輕聲地說道：

“他已經不在這兒工作了。”

但是兩個秘密警察人員已經从煤鋪的后院里走了出來。安妮被逮捕了。

1941—1942年間的冬天。蘇軍的一個坦克師整齊地排列在一塊空場上。菲特·楊遜和另外幾個德國反法西斯戰士站在坦克師師長（一位上校）身後。上校正在隊伍前面宣讀一項命令：

“第143近衛軍坦克師的同志們！我祝賀你們勝利地完成了戰鬥的任務，并向全體兵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表示感謝。由於第143近衛軍坦克師在戰鬥中表現了勇敢無畏的精神，今天特授予該師以社會主義的光榮戰士恩斯特·台爾曼的名字，作為該師的稱號。同志們！站在我們面前的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死敵——黨衛軍。但是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必將獲得勝利。

“恩斯特·台爾曼萬歲！我們的光榮的祖國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烏拉！”

菲特·楊遜走上前去把繡有恩斯特·台爾曼的畫像的紅旗授給坦克師的師長。近衛軍上校接過紅旗，吻了吻旗子，然後轉身向蘇軍兵士，高聲喊道：

“恩斯特·台爾曼萬歲！消滅法西斯分子！”

蘇軍兵士在軍號聲中登上了坦克。當馬達轟鳴起來的時候，近衛軍上校向菲特·楊遜和其他德國反法西斯戰士握手告別。



台尔曼的囚室。看守替台尔曼送来了最近一期的“人民观察”报。台尔曼打开报纸。好多新闻报导和论文都已经被剪掉了。台尔曼把报纸对着光亮张开，问看守说：“情况似乎不太好吧？”

监狱里的一间审讯室。桌子上放着几本歌德的著作、一本斯大林的著作、几本1933年以前出版的小册子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德文初版本。哈特伦面前摊着一份卷宗，里面放着几张照片：

“您过去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现在根本不想讲出您最接近的合作者的名字，是不是？”

安妮，简短地：

“不想。”

哈特伦：

“谁的话我都相信，除了您的。”

安妮始终默不作声。哈特伦把卷宗合上，站起身来绕着桌子走圈子：

“我可以迁就您。我们谈谈政治改革以前①的事情吧。”

他在桌子旁边停了一会：

“您到阿姆斯特丹去出席过所谓国际反战大会？”

---

① 指希特勒政府上台以前。——译者

安妮默不作声。她的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前面。哈特倫走近她身旁：

“您已經記不得了？也想不起跟您一起逃出柏林的是誰了？”

安妮：

“我什麼名字也不知道。您不用再想從我這裡打聽到什麼。”

哈特倫現在正站在安妮背後，他向看守使了個眼色。看守離開了審訊室。隔壁傳來一個小孩的聲音：

“媽媽！媽媽！”

安妮聽出這是她女兒的聲音，急切地向四周看了看。哈特倫面有得意地說：

“楊遜太太，您总算还是有人的感情的，那很好……這麼說，我們還能找到共同的語言。”

然後他把臉轉向房門：

“讓那個小女孩進來。”

小安妮畏縮地、滿面驚慌地走進來，看守在背後推着她。她認出了她的母親，奔上來摟住了安妮的脖子。安妮無法再控制自己的情感，眼淚霰霰地順着面頰流下來。

安妮：

“小安妮，我親愛的小安妮！”

哈特倫看着她們，過了一會兒說：

“有孩子，有住宅，有書，這種生活該多美呵……您家

里有的是好書。我也化了些時間，看了看這些書。”

他拿起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楊遜太太，您還在精采的地方做了記號呢：‘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

他拍地合上了書本。然後快步地走到她們跟前說：

“直到戰爭爆發前為止，當時和您一起去阿姆斯特丹的漢堡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是名叫洛蒂·瓦爾德曼——而現在，現在的名字是艾里卡，是不是？”

安妮沒有理睬他的問題。哈特倫暴怒起來：

“我不跟你多纏了。要就回答我的問題，要就下次再也別想見你的孩子，孩子也別想再見你。懂了嗎？”

小安妮被這幾句話吓得哭了起來。她把母親抱得更緊了。

安妮撫摸着她女兒的頭：

“不要哭，小安妮。這種事情很快就會過去的……”

哈特倫吼叫起來：

“把孩子帶出去。”

看守從安妮手裡一把搶過了孩子，把她拖了出去。一個黨衛軍軍官從另一扇通向走道的門走了進來：

“希特勒萬歲！長官，有一個重要消息！”

監獄的走廊。黨衛軍軍官怕別人聽見他的話，便把聲音壓得低低地对哈特倫說：

“机密消息：第六軍在斯大林格勒全軍覆沒了。元首已經下令全國志哀三天。”

审讯室。安妮仍然站在房間的中央。剛才的事情使她無法平靜下來，她只是勉強地克制住了自己，準備應付哈特倫的新花招。哈特倫根本沒有注意到安妮的表情，他自願自地走到桌子跟前，心不在焉地擺弄着桌子上的擺設，隨後又突然冲着安妮吼了一聲：

“出去！”

安妮渾身乏力地站在审讯室的門外，臉對着牆壁。她聽到一個女黨衛軍輕聲地告訴另一個說：

“我們在斯大林格勒給打垮了。”

然後她推了安妮一下：

“跟我走！”

安妮轉過身來，鼓足了僅有的一點氣力，對着走廊（雜役正在那兒給犯人送飯）喊道：

“紅一軍一在一斯一大一林一格一勒一打一了一駐一仗！”

一個警衛野蠻地打了她一巴掌。這時走廊里已經沸騰起來，囚犯們聽懂了她的意思，在暖氣管上發着信號。女黨衛軍在走廊上亂蹦亂跳，白費氣力地喊着：

“不許鬧！不許鬧！”

男監的走廊。叩擊牆壁或暖氣管的聲音在整個監獄里迅速蔓延開來，上上下下地響成一片。看守們都站在旁邊干著急。

一個看守猛地打開了台爾曼的囚室，氣忿地喊道：

“這是怎麼回事？死了一萬多，被俘虜了一萬多。我的兒子也在裡面。他們在那裡高興些什麼！”

台爾曼，嚴峻地：

“您到現在還沒有明白麼？斯大林格勒戰役是末日的開始……希特勒的末日！戰爭的末日！”

1942—1943年間的冬天。電影院的售票處。幾個來晚了的觀眾被女領票員攔在休息室裡，因為場子裡已經在開映新聞片了。一個男人從街上走來。他走到售票處，從一個公文袋裡掏出一疊經過偽裝的傳單，從售票窗遞給瑪爾達·費爾勃萊特。瑪爾達·費爾勃萊特接過傳單。這疊傳單在外表上是和放在窗旁的一堆電影說明書一模一樣的。瑪爾達·費爾勃萊特点點頭，表示謝謝他。然後她打開一張電影說明書，輕聲地念道：“希特勒宣布的總體戰將使德國走向滅亡——德國人民應該在這個最後關頭奮起制止這種罪行。”

電影院大廳裡正在放映新聞片。銀幕上出現在體育

宮举行的群众大会的場面。会场正中的牆上高挂着一条标语：“总体战——最迅速的战争。”

戈培尔在發表演說：

“有一个英国佬說，德国人民正在反对政府的总体战措施。这个英国佬說，人們不願意进行总体战，而是願意投降。你們願意进行总体战嗎？”（高呼万岁声。）

坐在前排上的几个工人臉上毫無表情地看着电影。坐在他們前面的一个胖胖的納粹小头目装模作样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地拍着手：

“好！好！”

有一个工人对着他喊道：

“不要妨碍別人，老兄。”

其他观众也帮那个工人喊：

“坐下来，安靜点兒！”

有一只手把那个胖家伙按倒在座位上。

瑪尔达·费尔勃莱特走进空無一人的休息室。她把一叠經過伪装的傳單充作电影說明書放在欄杆上。

戈培尔高兴得像發了狂似的：

“那么說，你們都是願意进行总体战的，如果可能的話，你們还願意把总体战进行得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更徹底和更全面得多，是不是？”

銀幕上接着出現像萊伊、托德特之流的納粹头子，他們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声喊道：

“元首說什麼，我們就照辦！”

然後整個體育宮响起一片欢呼聲：

“元首說什麼，我們就照辦！”

突然空襲警報响起來了。大廳里燈光頓時復明，觀眾都爭先恐後地擠出門去。女領票員喊道：

“先生們，請保持鎮靜！”

觀眾在座位旁擠來擠去。他們現在發現大廳里到處都是傳單。有幾個在讀着傳單。那個納粹小頭目抓起一張傳單，掃了一眼，氣勢洶洶地喊道：

“誰也不准離開場子！”

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裝出一副大人的模樣：

“把住太平門！不要亂擠，等警察來了以後再走！”

納粹小頭目拉上了電影院的鐵門，死命地扭上了鐵鎖。觀眾想沖出去躲到防空洞里去。從兩旁的甬道里也涌出來大批觀眾。幾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守住了大廳的各個出口。一個婦女大聲喊道：

“我要回家去把孩子帶出來！”

瑪爾達·費爾勃萊特從人群里擠過來說：

“請大家不要驚慌。請從邊門出去吧。”

兩個兵士不假思索地推開了守着邊門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觀眾像潮水似地涌出去。

一個地下車站。好多電影觀眾都躲在這裡跑警報。

空襲警報的汽笛聲慢慢地消失了。

在稍稍靠邊的地方，兩個知識分子靠在牆壁的一個凸出部分上，其中年紀比較輕的一個傍着一盞紅色的信號燈，讀着一張偽裝成電影說明書的傳單。

年紀比較大的那一個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道：

“希特勒……”

他轉過臉去對站在他身邊的那一個說：

“是呵，先生，如果統治在我們頭上的大地是另一種制度，那麼我們就不必坐在這兒地底下了。”

年紀比較輕的那一個點點頭，表示同意。

離他倆不遠，有兩個工人互相靠得緊緊地蹲在地上。一個在輕輕地哼着統一戰線歌。然後他住了口，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

“現在他該會做些什麼事情呢？”

另一個看了他一眼，問道：

“誰？你指的是誰？”

第一個：

“台爾曼。”

監獄。空襲警報聲。看守們飛步跑過走廊。囚犯們在囚室裡拚命地捶着門。在女監裡，婦女們用手扳着鐵窗欄，惶惶地看着監獄的院子。台爾曼站在囚室的鐵窗欄後面，看着對面的婦女們，然後把眼光移向樓下的院



子。看守和党衛軍在院子里跑过，想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过飞机。台尔曼满面怒容地喊道：

“懦夫！去救妇女！……妇女！……你们这些懦夫！”

从女监那边传来响亮的喊声：

“台尔曼！台尔曼！……台蒂！”

在附近的地方响起一阵非常猛烈的炸弹爆炸声。一颗炸弹落进了女监的侧翼建筑物内，那兒正是监禁安妮的地方。女监的最上层燃烧起来了。火舌和浓烟从安妮的囚室里冒出来。台尔曼認出了站在窗边的是安妮。他对着她喊道：

“安妮！……安妮！”

从安妮的囚室里冒出来的火舌和浓烟愈来愈猛了。安妮的脸消失了。台尔曼只听到她的愈来愈低弱的叫声：

“台蒂……台蒂……台蒂！”

囚禁安妮的那层楼房整个塌了下来。台尔曼转过身去，絕望地在囚室里跑来跑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他抡起拳头，咚咚地敲着囚室的房門。

夜。一絲月光从窗縫里照进囚室来。台尔曼心神不安地在囚室里踱来踱去。然后他在床上坐下。但隨即他又站起身来向窗口走去。在这个时候，人們听见他的念海涅的詩句的声音：

我在晚上想起德国的時候，

我就轉轉反側，不能入寐。

1944年7月。元首的大本營。希特勒坐在一張巨大的地圖桌跟前。他身后的牆上挂着一張大德意志的全圖。希特勒一只胳膊吊在綑帶上，垂頭喪氣地坐在那里，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兩支表示蘇軍進攻方向的紅箭頭。卡特勒報告道：

“根據今晨六時軍部的報告，敵方已採取如下的行動：第一線的烏克蘭軍以強大的兵力，其中包括數目異常龐大的坦克隊，在南方的倫貝格地區我軍第52軍團據守的第二號陣地上突破了我方的防線。因此，在這個地區內的我方部隊有陷入包圍的危險。”

希姆萊走上一步：

“我的元首，我向您報告7月20日企圖行刺的罪犯被執行死刑的情況。”

希特勒根本不聽他部下的報告。他像中了魔似地瞪着標上了紅箭頭的戰線。希姆萊退出了房間。

大本營的發報室。希姆萊走進專供竊聽談話用的小房間。

戈培爾在麥克風前廣播的聲音：

“我的先生們，勝利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地迫近過我們。我們的損失的確是不小，但同時我們的收穫也不

小。沒有行李，行起軍來反而可以輕鬆些。”

希姆萊輕聲地咕噥了一聲：

“老混蛋！”

戈培爾：

“我是在元首的大本營里對你們講話。元首還是像往常那樣地鎮定和冷靜，對最後的勝利充滿了信心。我們感謝上蒼保佑我們的元首。”

樞密顧問官豪克的辦公室。豪克和幾個工業家神色焦急地聽着戈培爾的廣播演說。戈培爾：

“……所以我們深信，我們是出於天意，來使德國人民對歷史上最巨大的勝利……”

豪克沒有等他說完就關上了收音機，走到掛在牆上的地圖跟前。

梅爾格爾博士：

“怎麼沒有把希特勒刺死，這真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

一個工業家：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呵。如果我們不趕快和西方各國取得諒解……”

另一個：

“對呵，只有這樣才能夠逃過災難。”

地圖上的小旗子表示出納粹的部隊正在後退中。紅

軍已經占領魏克塞尔，現在正在追近华沙。豪克的东方工厂在地圖上被标上了特殊的記号。只有一座东方工厂現在还处在半圆形的包圍綫后面，其余的則都已經处在被紅軍收复的地区之內了。豪克用手在东方工厂的分布地区上划了个大圆圈，不胜惋惜地說道：

“我們最好的工厂，我們的驕傲……可憐的德国呵！”

工業家們走到地圖跟前去了。

梅尔格尔博士：

“我們只要能保住魯尔区就好了。”

豪克的精神又振作起来：

“亲爱的先生們，我收到了麦克孚勒从瑞典寄来的一封信。”

大家都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豪克。其中有一个神情很緊張地問道：

“說些什么？”

另一个，急不可待地：

“到底說些什么？”

豪克，意味深長地：

“一个異常美妙的福音。”

“恩斯特·台尔曼”坦克师正在向前挺进。領队的坦克上插着綉有台尔曼画像的紅旗，隆隆地駛过凹凸不平的街道。当后面的坦克繼續向前行进的时候，領队的坦克

忽然在路旁停了下来。坦克的頂蓋被打開了。一隊德國俘虜迎着坦克走來。俘虜的隊伍很長，根本看不到它的尽头。走在隊伍旁邊的幾個黨衛軍軍官還特別有專人押送。坦克師師長和另外幾個兵士這時候從坦克里鑽了出來。師長叫住了蘇軍的俘虜押送隊隊長：

“這是一批什麼俘虜？”

蘇軍的俘虜押送隊隊長正押着黨衛軍軍官夸德向坦克走來，回答說：

“活捉了第三軍，上校同志。”

上校：

“全部是黨衛軍？”

蘇軍的俘虜押送隊隊長：

“是的，上校同志。”

上校把俘虜的名單要過來看了一下。坦克長向上校走進一步：

“司令員同志，我想問俘虜一個問題。”

上校：

“請吧，同志。”

坦克長用手指了指他坦克上插着的紅旗，問夸德道：

“你們把他搞到哪裡去了？”

俘虜押送隊里的一個下級蘇聯軍官把問題譯成德文。夸德把臉偏向另一邊去說：

“我不懂你說什麼。”

坦克長：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台尔曼的消息？台尔曼，恩斯特·台尔曼？”

夸德：

“从来没有。”

上校把名單还给俘虏押送队队长。他严峻地看着夸德，用德语问道：

“您的名字是夸德？党卫军大队长，戈林的特派员，竟然会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台尔曼的消息，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布痕瓦尔德、达黑乌、奥斯威辛的消息？”

夸德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

上校：

“事情会弄明白的，带走！”

大本营。希特勒坐在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地图跟前。代表苏军进攻方向的箭头在他面前围成了一个圈子。他直呆呆地瞪着箭头的移动。

卡特尔：

“我的元首，据南方军部报告：敌人在南方的包围圈已经接近完成。我担心，我的元首，我们还必须牺牲这个军团的大部分兵力。”

希特勒跳起身来大声怒吼道：

“这什么意思？威胁我？我已经在1933年的时候把‘投

降’这两个字从德文字典里勾掉了。必须作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將軍們都惊愕地垂下腦袋，看着地板。

希特勒还余怒未息：

“我們决不，也不應該讓德国再留下一个活人。我們在退出舞台以前，要大大地搞一場，搞得整个欧洲都簌簌發抖！”

他倒身在一張沙發上，兩肘頂着膝蓋，雙手抱住了腦袋，悶声不响地坐了好一会。然后他突然又傲慢地抬起头来，大声喊道：

“如果德国不支持我的計劃，我也不为德国人民掉一滴眼淚！”

台尔曼的囚室。看守走进来。他是想去灑水壺的，但是他躊躇了一下，神色不安地看了台尔曼一眼。

台尔曼：

“您怎么啦？”

看守：

“沒法擋住俄国人的进攻啦……他們把德国軍隊接二連三地都包圍住了……希特勒的新武器……”

他揮了揮手臂：

“……全都完蛋了。”

台尔曼冷靜地觀察着他，又重复問了他一遍：

“那么，您怎么想的呢？”

看守聳了聳肩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遞給台尔曼：

“我的小兒子也上了前綫了，到倫貝格去当高射炮队的下士……我已经有两个兒子葬送在戰場上了……現在这个才16岁……”

照片上的是一个头髮淺黃、大約16岁左右、穿着高射炮兵制服的青年。

看守，垂头喪气地：

“我現在不是以看守的身份和您說話，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

他臉色惶恐地繼續說下去：

“台尔曼先生，我該怎么办呢？难道我仅存的兒子……那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

台尔曼手里还拿着那个青年人的照片，用深表同情的眼光看着看守。他把照片还給他，用激动的口气对他說：

“老兄，那个青年人該怎么办呢？……跑过去！”

看守显然被“跑过去”这三个字吓糊塗了。但是他对兒子的关切却战胜了別人硬灌在他腦子裡的所謂普魯士式的軍人責任感。

台尔曼，激动地：

“青年人應該活下去……为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德国



活下去！”

苏军的一个炮兵阵地。长射程炮排成长长的一行。炮位前方的一个窪地里排列着一个卡秋莎炮队。一个摩托化的炮兵连队刚进入阵地。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表示对这批强大的火力配备很感满意。瓦尔特·乌布利希和菲特·杨遜沿着炮兵阵地走向一片停放着飞机的空场。

楊遜穿着一件棉襖，戴了一頂飛行帽。肩上背着一個降落傘。

烏布利希：

“我們必須做到讓那6萬名兵士投降過來。每爭取到一小時的時間，就等於拯救了千百個同胞的生命。”

他們繼續往前走。暫時沉默了一會兒。菲特·楊遜看了一眼已經作好一切飛行準備的飛機。離飛機不遠的地方，有一隊飛行員在熱烈地談論着什麼事情。

烏布利希：

“蘇軍司令部12點鐘派出勸降代表團。你必須在12點前就採取行動。6萬人的生命呢，菲特！”

他們向飛機走去。馬達轟鳴起來，烏布利希在螺旋槳刮起的大風里向菲特·楊遜告別。在飛機旁等着楊遜的是兩個波蘭戰士。其中之一是克魯琴斯基。他們和楊遜一起登上了飛機。

“赫尔曼·戈林”空军师的参谋部被安置在靠近东方工厂有限公司大楼的一座尚未竣工的钢筋水泥建筑物里。远处可以看到一个集中营的瞭望塔。公司大楼附近的水泥坪已经被改造成飞机场。空中悬挂着信号灯。人们可以听到一队苏联飞机的马达声。一辆国防军的运输汽车飞速地开来。它猛然煞住在参谋部门前。小豪克从汽车里跳出来，飞步冲进参谋部去。

参谋部的大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圆桌，上面摆满了地图和测量仪器。一盏吊得很低的电灯射出灰白色的光线，照在圆桌上。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堆满了皮箱、提包和用毛毯裹起来的铺盖卷。站在房间里的有师长、几个参谋军官、参谋部的医师和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哈特伦。站在地圆桌跟前的是年青的许婁德上尉。他身上负了轻伤，正在向师长报告情况：

“将军先生，我奉命前来报告，640名伤员已经作好上车前的一切准备。”

师长：

“你也搭火车走吧，快走吧。我们手里的铁路线还不知道能保持多久……”

小豪克冲进来。他听见了师长最后说的那句话：

“俄国人正在进攻路堤。”

小豪克：

“將軍先生，我要求把所有的傷員都扔在戰線上。”

師長感到有些為難。小豪克轉過臉來對哈特倫說：

“您發表意見吧，總督先生，您知道元首的命令是守住凱塞爾，一直打到最後的一兵一卒。”

上尉：

“可是這些是傷員呵，國防經濟部長先生，這實在是不人道。”

師長發起火來：

“許婁德上尉先生，您只能用獻身報國的行動來收回這句欠考慮的話了。”

上尉：

“將軍先生，我請求調到戰鬥部隊里去。”

波蘭的草原地帶。在一座森林的邊緣伸展出一片草地，上面堆了許多干草。在前景中的是一座小屋。兩個波蘭游擊隊員從一個干草堆里拿出兩面白旗，在草地上擺成一個T字形。

一架飛機猛沖下來，低飛過地面上白色的標志，然後又急速地向上沖去，划出了一道弧綫。

在飛機機艙里。機長回過頭來喊了一聲：

“準備跳傘！”

菲特·楊遜和另外兩個戰士走向艙門。他們已經扣

上了降落傘。一个苏联飛行員給了他們一些必要的指示。

机艙門打开了。菲特冒着尖厉的寒風站在艙口。他攥了握站在他身后的波蘭同志們的手，跳了下去。克魯琴斯基跟着跳下去。他的降落傘在已經降落在半空中的菲特头上張开了。

參謀部。

哈特倫：

“將軍先生，元首命令撥給您必要的預備隊。根據這道命令，必須殺光集中營的囚犯和凱塞爾東方工廠有限公司的波蘭工人……”

波蘭的草原地帶。菲特·楊遜在靠近白色標志的地方着了陸。克魯琴斯基也緊跟着着了陸。他們收拾起降落傘。游擊隊員跑過來幫助他們解下扣帶。

菲特·楊遜和克魯琴斯基在游擊隊員的陪同下，走進了小屋。小屋里面有一个男人坐在一架報話機跟前，對着話筒大聲地喊着：

“這兒是曙光，回答……”

這兒是曙光，回答……

口號是：用一切武器來反對希特勒，

用一切力量來爭取一個自由的德國。”

东方工厂有限公司厂区里的一片新建筑的房子。在一座尚未竣工的石头工棚的角落里，一个集中营囚犯蹲在一堆木板底下，面前放了一架无线电收音机。人们可以透过一个窟窿，看到后面的一长列厂房。另一个集中营囚犯倒在工棚的入口处，注意着周围的动静。收音员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愉悦的表情。然后他取下了头上的听筒说：

“和曙光取得了联系。你去告诉斯坦尼斯劳斯说，他的那些同乡乘着卡车到这儿来了……游击队员……他们带着武器来的。……他应该把他们当作工人来派工。”

在豪克东方工厂的集中营的大门前。大门两旁的木柱上钉着两块牌子：“东方工厂第三厂南门”和“第1379营”。集中营的通道两侧尽是一些低矮的营房。党卫军赶着一批政治犯在通道上急速地跑过。党卫军不停地殴打他们。有几个囚犯踉跄了一下，跌倒在地上。别的囚犯刚想去扶他们，警犬就咆哮着猛扑过来了。

一个党卫军军官带了两个警卫站在集中营的大门口。一辆卡车向大门开来，警卫打开了柵门。

党卫军军官大声喊道：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坐在卡车上的是波兰外籍工人。克鲁斯基也夹杂在里面。他回答道：

“来送工人的。”

党衛軍軍官对着克魯琴斯基吼道：

“你們来得太晚了。把車子开到空場上去。”

第尔哈根身上扛了好多把鏟子，走到党衛軍軍官面前說：

“給工地送工具来了。”

党衛軍軍官：

“走吧，走吧，上車去！”

克魯琴斯基把第尔哈根拉上了卡車。

第尔哈根：

“曙光？”

克魯琴斯基一声不响地把帆布篷稍稍掀开了一点，  
放在車廂底上的尽是武器。

路堤旁的前沿陣地。全副武装的伤兵一步一拖地跟着許婁德上尉走进了前沿陣地。原来就已經在陣地里的兵士們用稍帶几分嘲弄、同时也稍帶几分驚訝的口吻招呼他們。有一个問道：

“你們到这儿来想干什么？……該是来換我們的班吧？”

另一个：

“你們是准备突圍的前哨部队？”

一个兵士輕声地对他的伙伴們說：

“这些該是我們的最后一批后备部队了……我一看

到他們就什么都明白啦！”

苏军方面的一架扩音器开始播音了。开头的几个字叫人很不容易听懂。

一个兵士：

“嘘，別作声，俄国人講話啦！”

兵士們爬上路堤，小心翼翼地 toward 路軌那边望了一眼。扩音器的声音現在可以听得很清楚了：

“德国兵士們，你們被包围了。我們派出了劝降代表团。不要自投死路了！”

有几个兵士流露出高兴的神色，有几个則帶着观望的表情。一个苏联军官由两个兵士伴同着从附近的一个树林子里走出来。其中有一个兵士吹起軍号，另一个揮动着一面小白旗。許婁德上尉拿起望遠鏡。劝降代表团站在無人区里。号手又吹了一阵，另一个繼續揮动着白旗。然后他們向德軍防綫走来。

在路堤旁的另一个障地里駐守着一个党衛軍連队。一个党衛軍军官迅速地向前爬行了五米，爬上了路堤，一手推开了伏倒在一架輕机槍旁边的一个正在看着劝降代表团的党衛軍。

許婁德上尉也正在用望遠鏡看着劝降代表团。一直在滿心緊張地眺望着無人区那方面的兵士們，現在都轉

过臉来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許婁德上尉。

苏軍劝降代表团漸漸走近了。人們現在已經能看清他們的臉龐，年青的、坦率的、严肃的臉龐。許婁德放下望远镜，站起身来想走到掩蔽部外面去。

党衛軍軍官一眼瞥見了許婁德上尉的反应，就扳动机槍，对着劝降代表团射击起来。苏联軍官和兩個兵士被打倒在一棵大树附近。

許婁德上尉身旁的德国兵士們流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們用慌乱的不知所措的眼光看着那个党衛軍軍官。有几个憤怒地喊道：

“这算什么？他們是劝降代表团呵！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們是来干什么的！”

一个兵士說：

“俄国人会向我們报复的。唉，坐在这兒等死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

另一个喊道：

“我看得很清楚，一面白旗，他們是来談判的……”

党衛軍軍官：

“住口……”

菲特·楊遜由一个德国兵士伴同着向路堤旁的德軍陣地走来。苏軍方面突然开始了一陣密集的炮击。第一批炮彈在陣地上空噼噓而过。菲特和他的伙伴連奔帶跳



地躲进了路堤下的掩蔽部。無數顆炮弹像一陣暴雨似地瀉落在德軍的陣地上。泥塊被拋向半空，大樹像麥杆似地被折成兩段。到處是一片尖厲的噓聲和轟轟的爆炸聲。兵士們都在掩蔽部里縮作一團。

東方工廠有限公司的厂房附近的飛機場上。密集的炮擊還在繼續。集中營囚犯和波蘭工人都蜷縮在地洞裏和牆腳下。哈特倫和飛機駕駛員從參謀部裏走出來。機場上傳來發動飛機馬達的聲音。

哈特倫，不耐煩地：

“小豪克又跑到哪裏去了？”

駕駛員：

“他還想趕快去換一身便服。”

哈特倫：

“走！……”

小豪克從參謀部的房子里奔出來，對着飛機場大聲喊道：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停下……等一  
下！！”

機場上傳來隆隆的馬達聲，飛機已經起飛了。炮弹噹噹着飛過來，在近處爆炸了。小豪克仆倒在地上。

路堤旁的前沿陣地。附近的一切都已經變了樣。彈

片打爛了工事。鋼軌高高地翹向天空。炮轟漸漸地停止了。兵士們從掩蔽部里探出頭來，用遲疑的眼光向外面看了一眼。有幾個傷兵躺在一個地洞里，他們也提心吊膽地向路堤那邊看了看。有一個說：

“跟着就要來坦克了。”

另一個兵士爬到路堤跟前，遞給傷兵們兩個手雷。大家都緊張地聽着周圍的動靜。突然擴音器響起來了。威廉·皮克的声音飛越過大地，洪亮有力地向全德國宣布道：

“我國人民將建立起一個自由的、愛好和平的、獨立的德國。我們號召全體德國愛國者來參加這個事業。德國不應該再聽憑反動勢力擺弄。它應該像台爾曼在社會與民族解放綱領中所宣布的那樣，走向真正的偉大和真正的幸福。”

在地洞里，菲特·楊遜的身旁躺着一個空軍下士。他全神貫注地聽着擴音器的廣播。

菲特的伙伴（這個兵士一望而知是個工人）說道：

“這是威廉·皮克的声音。”

兵士們心神不定地躺在路堤旁的掩蔽部里。

有一個兵士用懷疑的口氣問道：

“他們真這樣想嗎？”

另一個大聲地插進來說：

“屁，他們決不會放過我們。”

一个年紀比較老的兵士說：

“我們打死了他們的勸降代表團，為了這件不要臉的事情，我們誰都別想保住腦袋了。”

菲特·楊遜走到他們跟前說：

“老乡們，俄國人已經抓住了我們的脖子，他們只要使使勁，我們就完蛋了。可是他們為什麼又停止炮擊了呢？斯大林宣布過：希特勒之流上台也就會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國家，則依然是存在的。”

那個打死了勸降代表團的黨衛軍軍官在路堤的半腰上聽到了菲特的話。他喊道：

“這簡直是一個赤色分子！”

他舉起手槍，想打死菲特·楊遜。那個空軍下士迅速地拔出手槍，打死了黨衛軍軍官。他滾落到路堤下面去了。有一個兵士還在半信半疑地問菲特·楊遜：

“如果我們碰到什麼意外呢？”

菲特·楊遜：

“這要看我們自己的表現了。”

他轉過臉去問許婁德上尉說：

“上尉，您有勇氣和我一起到那邊去嗎？”

兵士們都把眼光轉到許婁德上尉身上。上尉顯然在進行激烈的內心鬥爭。他猶豫了一會兒，然後回答說：

“好，我們走。”

他轉過臉去對無線電員說：

“請您准备这个战区範圍內的投降工作。”

那个空軍下士走过来問菲特：

“我能和你們一起去嗎？”

菲特冷靜地端詳着他。

空軍下士：

“我的父亲在台尔曼面前提起过我。台尔曼对我父亲說，我們應該跑过去！”

菲特注意起来了：

“台尔曼？他跟你父亲一起待在哪兒？”

空軍下士：

“我父亲是……他必須看守住台尔曼……”

菲特考虑了一下，然后用坚定的眼光看了看这个青年人：

“好吧，青年人。”

他們三个人登上了路堤。

双方战綫之間的空地。菲特·楊遜走在許婁德上尉和空軍下士中間，笔直地穿过無人区，向苏軍战綫走去。地上到处是彈片、荊棘、野草和散乱的黃藍兩色的吊鐘花。他們默默地走着。周圍是一片寂靜。上尉突然停了步，轉过身去。他感觉到德国兵士們的眼光正集中在他身上。菲特·楊遜也机械地停了步。上尉說：

“無人区……我心里也是一片空虛……您說說，您还

算个什么德国人呵？反对自己的祖国……”

菲特·楊遜：

“不，这完全不对……我是为了德国而反对希特勒。以台尔曼的精神，用一切武器来反对希特勒。”

他們走过一棵孤另另地矗立在兩条战綫之間的大树，站立在苏軍劝降代表团被槍杀的地方。人們只能看到軍号手的背部和一支直立在地上的軍号。上尉拿起染有鮮血的白旗。空軍下士弯下腰去拿軍号。他們在树旁站了一会兒，就繼續向苏軍战綫走去。上尉拿着白旗，但他并不像那个苏軍劝降使者那样把白旗高举过头，左右搖蕩；他把旗举得低低的，样子很猥猥，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拿着它才好。他一边走，一边自己問自己：

“我在干些什么呵？我在往哪兒走呵？”

菲特·楊遜回答說：

“我們在前进，上尉先生，前进！”

路堤旁的前沿陣地。守兵已經撤走了。机枪橫躺在空無一人的掩体旁边。“恩斯特·台尔曼”坦克师从森林那兒开过来。第一批坦克駛近了路堤，軋軋地爬上了斜坡。領队的坦克上插着綉有台尔曼图像的紅旗，开过了路堤。

德軍參謀部。一个上校走进来向圍立在地圖桌旁边

的參謀軍官們報告：

“俄國人已經沖破了路堤。”

師長命令道：

“赫爾曼·戈林空軍師負責截住坦克先遣部隊。您，上校先生，設法去堵住南面的突破口。”

一聲很近的爆炸震得房子簌簌發響。電燈崩落下來……

波蘭游擊隊員和集中營囚犯列隊穿過森林。領隊的是克魯琴斯基。

一隊坦克從森林里疾駛出來，登上了機場的跑道，向參謀部的大門直沖而來。在大門口值崗的兩個兵士逃回到房子里去了。另外有兩個兵士扔掉了武器，舉手表示投降。

插着台爾曼紅旗的領隊坦克在參謀部的大門前停下來。幾個紅軍戰士跳下坦克，佔領了入口處。司令員從坦克的炮塔里鑽出來，和站在參謀部入口處的菲特·楊遜說了幾句話。

波蘭游擊隊員帶着已經恢復自由的政治犯，從豪克工廠的廠房里走出來。他們向迎着他們走來的蘇軍戰士們奔去。

在德軍參謀部里。德國將軍帶着他的參謀人員站在地圖桌的後面。站在他們對面的是蘇軍軍官、菲特·楊遜和許婁德上尉。小豪克穿了便服，站在稍稍靠後的地方。德國將軍心神不定地站在那裡用緩慢而單調的聲調說着話：

“上校先生，我願意同時也代表我的軍官提出下列問題：

1. 我們能否把我們的口糧和我們的私人財物隨身帶入監獄？

2. 我們是否仍然能在監獄里自由使喚我們的通訊兵和勤務兵？

3. 我們是否保證能得到根據國際協定我們軍官有權要求獲得的優待待遇？”

房間里沒有人作聲。過了一會兒，蘇軍上校用不熟練的德語問道：

“您對您的兵士們的命運並不感到興趣？！”

他把投降書放在桌子上，繼續說道：

“我們將遵守一切國際間的協定。請您交出您的全部軍隊。懂嗎？！”

將軍把手槍放在桌子上。

菲特·楊遜問道：

“東方工廠的經理在哪兒？您知道他在哪兒嗎？”

將軍轉過臉去，指指小豪克：

“經理先生在这里只是一个平民。”

菲特·楊遜对小豪克說：

“平民也好，軍人也好，这反正都一样。您將來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可以随便穿哪一种服裝。”

小豪克：

“您到底算是什么人呵？”

菲特·楊遜驕傲地回答說：

“一个汉堡造船工人！一个德国爱国者！”

一直飄揚在參謀部大門上的參謀部旗幟已經被取下来，現在飄揚在空中的是綉有台尔曼画像的紅旗。紅軍战士們和已經获得自由的政治犯亲切地擁抱在一起。克鲁琴斯基站在一群当年的政治犯面前，为他們口譯出“真理报”上的文章。旁边停着一輛苏联吉普，一个紅軍战士靠着車子站在那兒，他剛給一个集中营囚犯卷了一支馬合烟，后者吸得噲了起来。

从集中营里出来的那个收音員向一个紅軍战士講解他的那套無綫电設備。紅軍炊事員在战地厨房里替集中营囚犯留菜湯。另外几个炊事員在切面包、分面包。

第尔哈根坐在一个比較冷清的地方。他抬起眼睛，看着从參謀部大門里走出来的一群德国參謀軍官。走在这队俘虏的最后面的是那个將軍。苏軍坦克兵上校、菲特·楊遜和許婁德上尉走在他們后面。上校和菲特握手道別。



菲特向四周看了看。第尔哈根这时站了起来。他认出了菲特·杨逊，他是在燃烧中的国会门前和菲特分手的时候，才真正了解这位共产党员的斗争目标的。

菲特也认出了这位当年的社会民主党工厂委员会委员。

他们两人各自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斗争道路，终于在这里重逢了。在绣有台尔曼画像的红旗底下，他们紧紧地握住了手。

第尔哈根对菲特·杨逊说：

“我们要像兄弟般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像兄弟般地……”

1944年8月。台尔曼穿着襯衫，坐在他囚室里的桌子跟前。他面前放着几本书。他刚写完一封信：

“这个必然要到来的时刻就要来到了。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将执掌民族的大旗，并高举着它迎向各民族的春天。”

看守打开了囚室的门。台尔曼转过脸来。在外面的走廊上站着几个提着卡宾枪的党卫军。

看守神色很不安：

“您收拾收拾，台尔曼！”

台尔曼看看那一队神色仓皇的党卫军，慢慢地站起身来，穿上他的外套，离开了囚室。

監獄的走廊。……曼和黨衛軍走過走廊。黨衛軍軍官轉過臉來問台爾曼：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么？”

台爾曼：

“知道，一個更美好的德國，一個沒有你們這種人的德國要來到了！”

恩斯特·台爾曼的驕傲、堅定的步伐占滿了整個畫面，伴隨着畫面的是台爾曼的聲音——他的心音：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來度過，以致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我的全部的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監獄的走廊漸漸消失了。一面紅旗飄揚在畫面上，刷掉了那些黨衛軍。

紅旗在勝利地飄揚着。